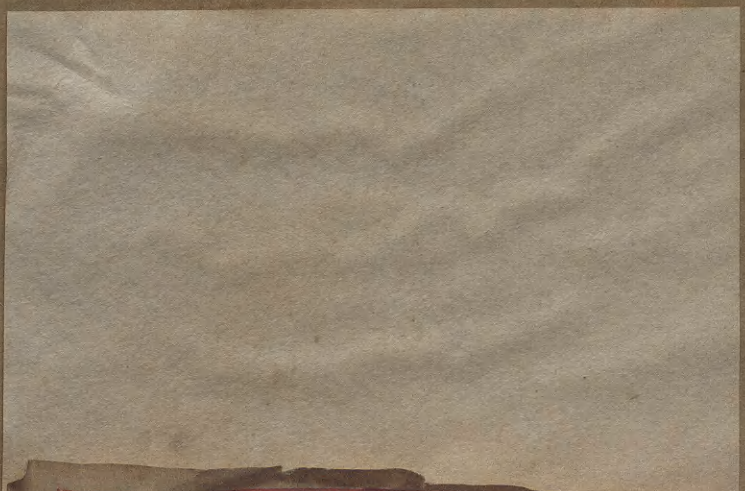


676.397
825.1



張揚園先生年譜
冊 1 書號 58724



道光甲午刊

張楊園先生年譜

補讀書齋藏版

重訂張楊園先生年譜凡例

一是譜爲陳布衣所訂姚氏本姚本止一卷陳氏廣之爲四卷又附錄一卷今悉遵之

一譜中於年號甲子下載先生年數次低一字載先生事蹟次仍低一字載采用成書大槩遵依原本

一譜中采用成書如見聞錄願學記之類甚詳便於學者循覽但有泛記他人事屬在是年而於先生無涉者一概載入似失限斷今皆刪去其紀先生事而無甚關係者亦從刪至與人書簡

有補於世道人心者輒爲增入

一凡載先生年數及事跡均用大字其引用成書則字形稍縮以便閱者醒目

一雙行細註凡采用成書有原註者則標原註二字至陳氏發明之語加梓按二字餘凡標馥按垌按廣譽按字則皆訂正原本之誤也

一是譜向無刻本垌從乍浦錢椒海香家借得鈔本卷中有錢氏馥訂正語今並錄入錢字廣伯海昌人

一重訂體例定於垌前二卷是也後二卷暨附錄

廣譽續成之又以先生全集參校一過凡訂正原譜誤處並標註於本事之下

楊園先生年譜目錄

卷之一

辛亥歲起至甲申歲

卷之二

乙酉歲起至丁酉歲

卷之三

戊戌歲起至己酉歲

卷之四

庚戌歲起至甲寅歲終

卷之五

張楊園先生年譜卷一

門人姚夏輯

後學陳梓訂



辛亥明神宗萬曆三十九年十月朔丁卯辰時先生生於桐鄉清風里楊園

先生諱履祥字念芝又字考夫王父晦庵公處士

父諱明俊字九芝增廣生

原本云中浙聞副車廣

邑增廣生又云萬曆壬子以母疾不赴鄉試乙卯戊午再試浙聞不遇是未嘗中副車也今據訂正

母沈孺人

乙卯四十四年先生年五歲

九芝公授先生孝經。卽端坐朗誦音切皆辨。九芝公喜之。

丁巳四十五年先生年七歲

九芝公命名曰履祥。延姚江孫台衡先生課讀。

先世遺事云。憶自七歲就傅。大人命受書於孫先生。大人語先生曰。吾名是兒。雖云與長兒名近。亦欲其異。日學金仁山先生也。

己未四十七年先生年九歲

丁九芝公憂。是年公館沈氏。正月十九日赴館。諸生方贊見。公忽痰厥。卒於齋中。年三十七。先生與

兄履正居喪。哀毀如成人。自後每遇考諱日。素服不食肉。不入館。不留客。不赴宴。終其身。

先世遺事云。萬曆己未。水溢。先君子已沒矣。家有貯米。鄰之家欲奪先人產。乃故高其價。直以誘前之售主。因使其求益價。而陽勸止。議益其價。先孺人曰。是弱我孤寡也。價益則米且盡。不益則產歸於彼矣。甯失米而已。產不可失也。乃盡發其米如所議而去。是年米價日貴。先孺人艱難支給。產得無恙。山陰劉先生祭田記云。是皆紡績之餘也。登斯田也。粒粒皆辛苦也。奉茲粢盛醴羞也。滴滴皆

啼烏血也。子孫念之。

庚申 光宗泰昌元年先生年十歲

家故貧。喪後益窘。兄弟熒熒。王父鑪鎮開一小肆。資薪水。太夫人勤儉刻苦。朝夕督課。書聲機杼聲聞戶外。

先世遺事云。祥家先業素薄。比先君喪益貧。母延師誨祥。兄弟束修之費皆紡績所就。憶冬之夜時餘二更。忽忽念曰。明日先生何以供膳乎。計所紡木棉未及十五兩。遂復紡成一斤。雞既鳴矣。其勞苦往往如此。

辛酉 熹宗天啓元年先生年十一

讀書錢店渡沈氏。卽太夫人外家也。受業陸昭仲。時雍先生。昭仲工詩文尚氣節。有唐詩鏡淮南子。楊子註疏行世。與四明戴吏部澳交。時吾郡司理某貪墨。昭仲偶舉弊政一二述之。戴卽撫拾彈章。事連昭仲。逮司寇獄。作圜扉吟。註離騷。竟沒囹圄。先生爲作傳。

壬戌 二年先生年十二

始學易。題周易之前頁曰。戒之戒之。甯得魚而忘筌。毋買櫝而還珠。

先世遺事云。祥一日濯手。先慈曰。盥盆中有水。祥求溫者。不許。曰。一濯猶畏寒。將何用乎。終不許。

乙丑五年先生年十五

從諸叔明董威先生受業。

原本在癸亥歲下。馥按見聞錄云。天啓乙丑。某

初事諸先生。又黃山先生素問發明序云。予十三。識黃山先生於塾舍。時吾師陸子與先生善。是癸亥尚事陸先生也。乙丑始事諸先生也。補邑庠博士弟子員。

言行見聞錄云。天啓乙丑。祥初事諸先生。與錢元寒汾。錢字虎寅。錢一士本一同學。先生示馬援訓兄子書。且戒曰。須知古人立身。醇謹爲本。不然。詎無畫虎不成之慮乎。

丙寅六年先生年十六

讀書陋巷村之蔣庵。

先世遺事云。先大父曰。凡作事無大小。一揆之理。義情庶幾無失。

戊辰莊烈帝崇禎元年先生年十八

作元旦詩云。升沈榮悴信由天。莫以私心攬自然。人事盡時須委命。春風隨處咏新年。

見張碩果鼎九十六雜記

云有吾與點也氣象

娶孺人諸氏。雲芝先生女。叔明先生

兄女也。時士大夫服飾怪侈。巾或矮至數寸。袖或廣至覆地。或不及尺。先生獨守其舊。謔者呼先

生為長方巾。或謂先生何必以衣冠自異。先生笑曰。人自異耳。

己巳二年先生年十九

在家讀書。

庚午三年先生年二十

遭王考喪。

原本在戊辰歲下〔廣譽按〕先世遺事云。年二十。先大父棄世。當系是歲。

辛未四年先生年二十一

讀書顏士鳳家。從傅明叔光日受業。丁太夫人憂。六月十八日也。居喪一遵朱文公家禮。族人勸與兄析爨者。號泣謝之。

言行見聞錄云。傅先生深於易。每講易必先畫象。嘗曰。易者象也。未有不知象而能知辭者。士鳳事先生久。故雅善言易。先生嘗曰。心愈用愈細。愈細愈明。又云。崇禎辛未。顏士鳳及其族弟某延傅先生於家。予就其塾受業焉。同邑王友亦負笈至。既兩月。偶先生以事歸。竟不復出。謂士鳳曰。汝族弟雖幼。不可教。王生從游久。今雖在此。無益。汝與張子二人相友可矣。自是士鳳與予交最厚。先生命之也。備忘云。予二十後得交士鳳。方知流俗之卑污。不失足於周鍾張溥之門者。皆其力也。其

言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君往見彼。則予絕君交矣。

壬申五年先生年二十二

所居被火災。是年有送顏士鳳之金華序。末云。紹興劉念臺倡教和靖書院。斯道未墜。或在於茲。予欲問業。貧不澤游。志而未逮。士鳳歸來。蓋迂道。戴山之陰。先予請見焉。以益廣其所得也。斯時先生未作願學記。然慕山陰之志切矣。

癸酉六年先生年二十三

館顏氏。

甲戌七年先生年二十四

館顏氏。時東南文社方興。各立門戶。士鳳與先生嚴約。毋濫赴。但與同學數子。邱衡輩。文行相砥而已。

乙亥八年先生年二十五

館甌山錢氏。錢本一父飛雪。素敬愛先生。嘗歎曰。方今賢者如考夫。未見其匹。因延至家。訓幼子本甯。本懋。甥姚夏。九歲而孤。雖未執贄。先生每慰卹教之。

姚璉。壬子錄云。問邵子冬不爐。夏不扇。睡不就枕。

者三十餘年。信乎。先生曰。何獨邵子。如某亦不就枕者十餘年。壯歲館甌山錢氏。徒亦衆。每夜必更三四番輪侍。而某則未嘗寢也。將曉或倦。則隱几片時。或作文一首。率以爲常。備忘一條云。予年二十餘。小學尚未見。崇禎八年。頒此書於學宮。坊間刊行。始得讀之。復幸天啓其衷。求近思錄讀之。然後稍知爲學之門。與張白方書云。弟自二十以後。因讀龍溪集。憬然有動於心。始知舉業之外。有所謂聖賢之學。進而求之。陽明致良知之說。已而得白沙敬軒之書。則亦讀之不厭。斯時志高氣

盛。以爲聖賢指日可至。然反之於心。廓然蕩然。無所依據。旣數年。乃得近思錄讀之。因有事濂洛關閩諸書。意中竊喜。以爲若涉大水之有津涯。與厯溪山之有塗梁也。然反已自顧。則徒傷流俗之日深。與氣質之益錮。昔日聖賢可爲之志。則又忽然不知其何所去也。

丙子 九年先生年二十六

館甌山。

丁丑 十年先生年二十七

館甌山。

先世遺事序云。履祥遭家不造。有生八年。先子棄世。易簀之時。祥猶從羣兒戲。既聞先子歸。忻然反室。自謂從大人所揖。誦書屬對。希果餌筆墨之授也。及厠。老婢泣。私問故。對曰。相公亡矣。駭之寢。見家人羣聚而號。然後疑先子亡也。自此哭泣。先大父撫祥曰。天乎哀哉。如此之幼而喪父也。然後迺信先子之亡。自此哭仆地。嗚呼。人至父死而猶不知也。他尚何知哉。是後撫育教誨。出則先大父。入則先慈。自飲食立行以及守身修業與人交友之事。罔有不教。教罔有不淚。是以成童以往。至於弱

冠。貧而失學有焉。大過則不敢出也。年二十。先大父棄世。閱一年。先慈又棄世。痛哉。天乎。禍變大作。助爲虐者紛紛矣。維兄與祥。雖貧窮困厄。未嘗一日忘先教也。然求能繼先人之志。則亦何有。今終喪者又三載於茲。年歲日逝。過失日有。恐一旦遂至不肖。以大隕先德。則罪孰大於此。用是憶先大父先慈之言語行事。或得之親授。或得之傳聞。書之於簡。兢兢遵守。庶遺教日聞。猶之侍先人以無忘寡過云耳。丁丑秋九月男履祥謹述

戊寅 十一年先生年二十八

館甌山。一日。因夢見顏子。謂門人曰。吾年殆止三十二耶。念父母未入土。遂鬻產之半。營葬地焉。是年。有鄉約記。

已卯十二年先生年二十九

館甌山。始作願學記。其序云。自張夫子爲劄記之語。前正率多作之。履祥魯過於人。閔凶自幼。長幸有悔。竊事先傳。雖知固習疎。罔與至教。然一言幾道。皆先聖賢良師友之錫也。其敢忘諸。因以所聞爲願學記。與二三子共勉而已。若乃剽竊塗言。沾沾訓俗。則豈敢出此。時崇禎己卯秋九月既望。

又自序略云。卯之歲。秋既暮矣。撫時發省。悼昔者於志有未篤。而學多所遺也。乃辭交游。遠室家。旅於菰菴之間。環水爲郭。時俗不入。於是旦作夜思。或燕論之次。誦息之餘。意有所開。輒書以記。竊矢弗諉。先生兄正叟入邑庠。先生泣曰。兄不負先慈教。但恨先慈不及見耳。時闔邑公舉太夫人節孝。達部旌表。邑令盧公國柱給額曰。鄒國遺風。蓋太夫人嘗訓先生兄弟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父之子。只因向上。便做到聖賢地位。故盧額四字。紀其實也。是年。與門人講呂氏鄉約。

庚辰 十三年先生年三十

館菱湖丁友聲家。友聲饒於貲。時歲饑。供膳過豐。先生對案不食。命減饌。因勸友聲賑卹鄉里。訓門人曰。大荒之後。必有大亂。宜讀經濟書。宴安膏粱。大不可也。作喪祭雜記。是年有狷士記。

辛巳 十四年先生年三十一

館菱湖。歲復大祲。族子有自鬻者。先生百計措金贖之。而勉其力耕。

願學記云。哀哉哀哉。履祥不得事母者。忽十有一年矣。每思先慈之訓。無非聖賢至教。祥未之能一

也。曰毋畏惡人而欺。無能者。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也。曰德於己者不可忘。無德不報也。曰毋憶人之短。不念舊惡也。曰非勞不可貨取。見得思義也。曰有餘施及窮人。周急不繼富也。曰修身宜日上。曰上無止。君子上達也。曰甯下人。毋驕人。謙謙君子。卑以自牧也。曰毋辱及汝父。守身爲大也。曰須親美德。近正人。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也。曰宗族親戚朋友毋遠。親親也。故舊不遺也。曰毋求人。毋倚勢。正己而不求於人也。毋倚勢作威也。曰表與裏惟一。圭璋特達信也。曰愈己者學之。見

賢思齊也。曰好學敦善。不愧於祖宗。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也。曰爲善天知之。爲不善天知之。蕩蕩上帝臨下有赫也。曰敬老者與長。尚齒也。出則弟也。曰毋爲人所賤。君子惡居下流也。曰凡事宜有終始。利永貞也。曰雖从語不變。言必信也。曰毋易田業。有恆產也。曰耕桑蠶績惟勤。務本也。曰毋佚遊失業。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也。曰毋忘汝父意。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也。曰敬父詩書。手澤存焉也。曰毋負先生教誨之德。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也。曰毋忘善言。告之話言。順德之行也。曰宜盡汝之

心。忠也。曰毋喪汝之德。厚也。曰於上者敬之。禮也。曰於下者寬之。惠也。曰省事。簡也。曰正汝容貌。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言也。曰愛汝身。不登高。不臨深也。曰不得罪於鄉黨。言忠信。行篤敬也。曰毋妄作。知命也。曰憎於人者毋怨人。反求諸其身也。曰不爭。克讓也。曰昌汝室。及於後人。教誨爾子。式穀似之也。曰兄弟之愛。毋或異於今。和樂且孺也。曰亦不爲人惡。鄉人之善者好之也。曰時念母言。慎行其身。不敢不敬也。曰毋以剛而忿。高明柔克也。曰毋以速而躁。動靜不失其

時也。曰毋長飲以亂

原註履祥七歲飲酒至醉母撻而戒之

飲酒孔

嘉。維其令儀也。曰毋恥衣不鮮。

原註履祥十五歲夏月求紗衣母不

與令聞廣譽施於身也。曰毋恥食不厚。

原註履祥幼嘗讀書

歸值宴客母與蔬食不悅因戒之

養其小體為小人也。曰毋薄於

祭祀。事死如事生也。曰豈不知母苦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也。曰趨毋疾。足容重也。

原註履祥每疾行而躓

哀哉

哀哉。曾子曰。往而不可反者年也。去而不可復者

親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原註時六月十

有八日。先慈忌日也。痛祥年已及壯。不能脩身。有違母教。復以羈旅。不得歸執祀事。因以所記憶掩涕疾書。識其大畧。以望兄弟朋友之責。履祥不能力行母教。而庶得以自補也。

壬午十五年先生年三十二

館茗溪吳子琦家。始出願學記示人。先生葬

親既卜兆。而村民阻葬。弗克遂。因厝柩於莊。命佃

戶居守。盜至。失火焚其莊。災及兩柩。先生痛不欲

生。副之以椁。日夜臥椁次。號哭不食。李石友偕親

朋力勸之歸。乃強啜粥。鳴之官。自是冬臥草苫。夏

臥竹廩。歲餘。賊不可得。有劫過客盜自供。劫先生

莊。郡司馬聶公牒先生至。一見重之。讞理得情。賊

九人。定案論死。門人邀先生執友顏士鳳輩請御

酒肉。釋苦廩。先生未從。甲申。渡江拜念臺先生。從

者猶擔竹廩。念臺先生勞之。始釋焉。衲衣仍用粗麻終其身。歿遂以殮。是年有赴壬午試詩。與唐灝儒書。與唐鄰哉書。與友人書。告同志啓。

見聞錄云。崇禎壬午。予同諸友見福建黃石齋先生於武林靈隱寺。先生曰。學者之患。莫甚於好名。我三十以前所讀書。俱不著實。以其好名也。今日正是爲名所誤。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者。道之味也。古人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惟一。只是淡。淡則處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如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也。滋味都一樣。自題制義序後跋云。壬午作

也。辭多矜誇。今日對之。自覺可恥。然意氣豪發。今日此種意思。殆不可復。使當時盡去時藝。畢力學問。十餘年以來。應有可觀。存此示戒。又社業序跋云。夸辭可恥。然予昔之所以不受變於社者。猶賴有此。而人稍遠之。

癸未 十六年先生年三十三

復館甌山。姚夏始執贄。具束脩之禮。先生堅不受。曰。我喪父如子之年。我從諸先生讀書。此堂亦如子今日。向辱子外王母憐我幼孤。每手爲櫛髮授飲食。命童婢勤澣滌。侍寢興。視通家孫如已孫。此

德未能報。今子方依外氏。我於子。報子外王母也。夏以告錢母。均為感泣。始令門人讀近思錄。閱顏氏家訓白鹿洞學規。八月。顏士鳳訃至。先生悲慟。經紀其喪。手錄其詩文。至乙酉。顏氏家難作。乃以一冊授姚夏。曰。士鳳著述。僕向以一冊藏之屋梁。一冊隨身。亂世存亡不可知。今以一冊授足下。遼海鶴音。唯此而已。子與孝嘉善。他日歸之可也。孝嘉。士鳳長子。名鼎受。冬。葬九芝公。是年有經正錄。稗按先生癸巳與吳仲木書云。弟於崇禎末年。集朱子童蒙須知白鹿洞學規。司馬溫公居家雜儀。藍田呂氏鄉約四書為一卷。付敝友刻之。會亂不果。今思此書不可不刻。欲備

刻資寄兄料理。不審可否。此即經正錄也。癸未有序。壬辰又序。癸巳欲付諸棗。先生之倦倦於反經者切矣。其旨微哉。言行見聞錄序。送錢崑賓之長超序。同學喪師疏。治平三書序。與徐文匠書。與沈子相書。與沈星浮書。答唐鄰哉書。與吳又韓書。與孔文在書。復王棐忱書。與朱近修書。與屠闇伯書。與趙公簡書。擬招五首。

甲申十七年為

大清世祖章皇帝順治元年先生年三十四

館甌山春。借錢寅至叢山謁劉念臺先生。有春冬兩問目。以念臺人譜證人社約等書歸示門人。嗣

復於念臺遺書中采其醇正者。輯爲劉子粹言。是年作顏士鳳詩序。上劉念臺先生書。與朱靜因書。與俞廣之書。與王紫眉書。與徐文匠書。與王章吉書。與吳又韓書。

見聞錄云。甲申春。見劉先生於越。問曰。亦嘗靜坐乎。對曰。無事時便靜坐。曰。有益否。曰。自謂頗得力。先生微笑曰。若說不得力。便是欺也。又問古人主一之指。曾理會否。對曰。誠則一。先生曰。何以得誠。曰。以敬。先生曰。從誠敬做工夫。便不謬。劉先生曰。學者最患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

祥因言平日甚苦學問。不能日長月益。先生曰。今將奈何。對曰。日日打算。月月打算。必求視前有進。不然則恥。庶幾不至退落。先生曰。此亦計功謀利之心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勿忘勿助長也。工夫恁地做去。如何打算得。祥聞之悚然。予平生與人每持二語曰。我不負人。人甯負我。錢字虎曰。不可若此處。已以厚而薄待天下之人也。我不負人。亦不欲天下人負我。予所志者如此。予曰。是則善矣。但過於自然。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雖聖人言之。不過如此。然子貢實未

到此。故子曰非爾所及也。予所謂人甯負我。非敢菲薄天下人也。亦因人情不遠。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我苟不負人。人焉有負我之理。字虎曰。終不能無弊。一日因侍坐。各以所言質諸先生。先生喜曰。如此質論甚好。張子之言近於責已。然不逆詐不億不信。而不能先覺。終於本體有受其蔽處。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不至人我兩無所負。未善也。錢子之言近於厚。然不欲天下人負我。而不求其何以不負。終成虛見。亦未有以得其不負之實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上面工夫。煞是喫

緊。煞是滿足。非可以議論承當也。因各謝教而退。書顏士鳳傳後云。予既作顏士鳳傳。反已自思。士鳳生平不善不入。吾之入多矣。士鳳一介不取。吾之取多矣。士鳳言必信行必果。吾之言不能顧行多矣。士鳳能知人。吾失人多矣。士鳳與人有過。能盡言。吾不盡言多矣。士鳳憂人之憂。樂人之樂。吾之自私多矣。士鳳朋友信之。鄉人親之。不善者惡之。吾不見信於友。不見理於鄉。同流合汙多矣。德之不修。過之不改。負此良友。何以自立。因附書此。庶其有戒云。時甲申十月十九日。願學記云。

吾自見劉先生以後。自信益篤。自失士鳳以後。自脩益急。自別開美以後。自警益切。

張楊園先生年譜卷二

門人姚夏輯

後學陳梓訂

乙酉二年先生年三十五

五月。

大兵南下。時金陵兵逃竄者率爲劫掠。邑里騷然。先生攜家避亂吳興水鄉。獄中盜九人向劫先生莊者。乘府縣無官。排犴門出。縱橫鄉曲。去楊園數里。人爲先生危之。未幾盜復爲盜所讒。自相賊殺。歲餘皆死。先生自是得安寢。是年有送錢一士之

西園年譜
西安序。保聚事宜議。五噫詩。

丙戌三年先生年三十六

館廬鎮族兄彬家。命門人曰。吾輩生於東南。地不
嫻弓馬。天不受膂力。當務經濟之學。於唐學陸宣
公。於宋學李忠定公。因令讀二公遺書。而於忠定
集加評點焉。又曰。人有不可知者三。生死一也。疾
病一也。聚散一也。今幸不死無疾。得與諸子聚處
願無虛此歲月也。因和程巽隱先生惜日短詩。執
友及門俱和。先生序之。有丙戌吟二首。其一云
欲求端本窮源事。盡在鷄鳴而起時。一念離真卽

爲妄。此中得失寸心知。其二云。雍熙景象非難致
端在冰淵不已時。試念空山最深處。一陽方動物
先知。是年有讀易筆記。書龍谿題壁後。與姚大
也書。與唐鄰哉書。

丁亥四年先生年三十七

館顏楚先家。顏氏之族多匪僻。士鳳遇之得其道
僅以無事。士鳳歿。父楚先公嫉惡過嚴。族人憾之
故有乙酉之難。至是延先生課諸孫。并欲倚以護
持。先生力爲排解。羣小欲甘心焉。先生不顧也。

七月。錢寅卒。遺孤曦昶俱幼。先生親視舍斂。經紀

其喪哭曰連喪好友。吾道之窮。是年交凌渝安先生。乃寓書姚夏曰。字虎既歿。復得宁膺。不幸中之幸也。宁膺渝安舊字。輯農書成。先生歲耕田十餘畝。地數畝。種穫兩時。必自館中歸。躬親督課。提筐佐饁。不以爲勞。其修桑。老農弗逮也。非祭祀不設肉。客至。村醪野蔌。情意殷肫。雖門人後輩。相對如嚴賓。而議論津津。聽者忘倦。是年有祭錢字虎文。示顏氏兄弟帖。牧獵圖記。答友人書與姚大也書。

見聞錄云。孫子度爽。素以文字見稱。薦紳聞弟子

從游頗衆。丁亥。予訪於家。問所以不授徒之故。曰。已絕意進取。而教人舉業。是嫠婦爲人作嫁衣裳也。吾恥之。後見嚴穎生文挺。沈石長磊。朱韞斯天。麒。俱以課讀爲事。曰。蒙可訓。成童以往。卽不可訓。以志俱在進取也。將以舉業可爲乎。則身旣不爲矣。如以爲不可。猶教人爲之。是欺已欺人也。欺人不忠。欺已無恥。朱簡臣尤持此斷斷。度其人他日將爲舉業者。亦拒之。雖臨以父命。終不受。曰。爲非義以養其親。是陷親不義也。甯貧困以死。此或太過。然志則可尚已。予感之。亦謝舉業之徒。康齋先

生詩云。誓雖寒餓死。不敢易初心。嘗三復以自勵。
子戊五年先生年三十八

館顏氏。課授之餘。又助楚先生料理家政及禦
侮之事。心力俱瘁。時里中盜作。避居邑城。幼所從
孫先生。年老矣。道梗不得渡江。卒於先生家。先生
爲之殯厝。招其子至。貧不克扶櫬。又竭力助之。聞
者感歎。是年有采山遺稿序。與友人書。與姚大
也書。

願學記云。易卦凡有坎。多繫涉川酒食之文。可知
飲酒之與涉川。其險均也。予每因飲得過。今重戒
之。戊子正月朔記。與顏孝嘉書云。凡人不可以
不知勞。孟子曰。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
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
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蓋天之於人。猶
父母於子。父母於子。欲其他日克家。必須使其苦
貫。若是愛以姑息。美衣甘食。所求而無不得。所欲
而無不遂。養成膏粱紈袴氣習。稼穡艱難有所不
知。一與之大任。必有不克負荷者矣。所以勞苦種
種。正以爲動忍地也。動心忍性。所以爲大任地也。
吾人生此亂世。兼以孤苦。憂患之心如何不切。直

須從百苦中打鍊出一副智力。然後此身不爲無用。外可以濟天下。內可以承先人。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念此何能不中夜徬徨也。又云。古人云。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言行己之不可不慎也。年少未嘗涉事。雖有差失。長者爲之任過。至於昏冠以往。則有成人之道。當此一舉一動。名教之地。分毫得罪不得。若不將修己工夫著實用力。安常處順。幸而保全過了一生。一遇事變。便破敗出來。到得破敗時節。便高才博學。一無所濟。顯名盛勢。亦一無所濟。誠有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者。

可哀也已。若此皆緣平時不能好修。故至於一敗而不可救也。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可者。不得已而可之之意。非謂小者竟可不顧也。百行草草。大節未有能立者。故曰不可不敬也。又云。少年血氣未定。無事不可以引其心。博奕飲酒之類。智者固有不可。至若作詩寫字。耳目玩好。以及閑雜諸書。此於學者日用最近。往往不免。然亦足以喪志。不可不遠。先儒論舉業曰。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夫舉業。朝廷以之取士。士子以之修身。尚猶苦其奪志。他可知已。楊子雲曰。孝子愛日。陶

士行曰。大禹尚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龜山先生曰。此日不再得。由此思之。此等不獨有所不可。亦有所不暇矣。與友人書云。前者閒與友人論及出處。弟云。吾人處世。非止則行。止則息。交絕遊。匿聲逃影。不復與人事接。出則辭墳墓。棄妻子。更不反顧旋踵。杖策馳驅。以戮力於中原。此非命世之才。不能爲。故弟擇其前者而處之。然猶不能。故復與波上下。偷以全生。若乃似出不出。似處不處。言語不慎。幾事不審。而又無重勢。以自託。藩籬以自固。斯亦古之人所謂獨坐空山。放虎自衛者也。仲

山甫中興良佐。詩人美之。猶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有深意。兄翁以爲何如。

己丑六年先生年三十九

館顏氏。時年不順成。與門人言。吾郡水利不講。時被旱潦。其要在濬吳淞江。屢作書致縉紳先生。交好者囑其條陳當事。後嘉善柯聳建議濬之。本先生說也。

備忘云。己丑庚寅之間。友人有謂予忠信者。顏雪癯。惡我者也。應之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忠信安得而稱之。季心。愛我者也。規予曰。欲誠其意。先致

其知當努力於格物工夫。予思之。深中予病。并佩服之。蓋前時實從姚江入門。後來雖知程朱之書爲正。畢竟司馬溫公劉元城之集。著力處重。自此則一意讀程朱矣。

庚寅 七年先生年四十

館顏氏。錢寅族人有爲里胥者。以浮役嫁累於遺孤。先生爲之申訴。始得清理。因作再哭錢字虎文。大哭而焚之。樞次。十月。門人欲爲先生稱觴。先生與姚夏書曰。以爲杜舉乎。則責之太薄。以爲介眉乎。則未聞壯者而居老者之位也。辭意激切。門人

懼而止。娶側室朱氏。是年有與顏予重書。與屠下枝書。

與唐灝儒書云。古人著書。多因斯道不明。不得已而有言。以補天地之憾。若道理已無餘剩。而吾之所學。未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則兢兢乎不欲發爲文辭。書所謂非惟不敢。亦不暇也。居常竊與同志諸兄太息傷悼。百有餘歲學術不明。邪說肆出。雖有勤學好古之士。一經漸濡。終其身而不能自出。自誤誤人。釀成生心害政之禍。以至於獸食人。人相食而未之有已也。幸而禍亂之中。良心天啟。

耳目所及。往往有人嚮往正學者。正宜洗心滌慮。體究濂雒關閩之遺書。以求得乎孔孟之正傳。見諸躬行而無所愧怍焉。以一救其猖狂無忌。似是而非之積習。未宜擇之不精。見之不卓。而汲汲焉發為文辭。以與俗流陋見之子相與夸多而角技也。且人亦顧所學之何如耳。使所學果足以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即不著述。亦不容於不傳。如其不足信。諸今而傳諸後也。即多著述。誠何益於多少之數。幸而傳之不遠。則不過如匹夫匹婦牆陰之私語。人罔聞知而已。不幸而傳。則小者見嗤於君子。大則適以成其罪案而已矣。抑思程夫子何如人哉。猶不敢輕於著書。而况吾人之於聖賢之道。未能一窺見其戶牖。而輒有所著。多見其不知量矣。

辛卯 八年先生年四十一

僦居爐鎮錢氏。以課兄子嗣九。因授徒焉。作初學

備忘

廣譽案
見序文

壬辰 九年先生年四十二

居爐鎮。時歲儉米貴。先生不得已以十數石質典。時適有冒取典中金者。先生冠服儉陋。不類時下

紳士。典商詰先生冒取。欲拉之鳴官。先生默不語。嗣有識先生者。典商白其主。因出謝。願不取子金。自罰。先生笑止之。明日。商肅衣冠具儀幣登堂納拜。先生不受幣。接以賓禮。商告人曰。吾未見大度如此公者。犯而不校。吾反無以自解矣。冬。渡江。弔山陰先生肖像以歸。是年。有與劉伯繩書。與沈尹同書。贈劉子本序。弔王元趾文。弔沈堦伯文。禱雨疏。

經正錄序云。天之恆道。民實秉之。存亡顯晦而治亂以分。由古準今。百世無改也。故綱常者經世之本。父子君臣之道得而國治。猶恆星不愆。而五氣順布。四時序行也。邪慝生於心。則禍亂中於世。洪水猛獸之害。胥是焉起。殆非朝夕之故矣。極陰生陽。無往不復。有開必先。非學術不爲功。竊取反經之義。爰輯舊聞。舉其要約。手訂是編。以資下學之助。或正其本云爾。與吳仲木書云。伯繩兄所撰年譜。初聞疑其太繁。讀之俱不可少。文集之外。竟可自爲一書。單行於天下。後世蓋先生學問之源流。立身之本末。固備於此。而亦足以見伯繩之學之大都也。其旁見側出。異時可以采入國史者正

多也。冬春之間。其稿本原約寄來。尚得同兄及乾
兄參酌之。人心胥溺。正坐學術不明。先知先覺之
任。在聞道之士。固不可以卸擔。但弟猶竊有懼者。
為己為人之辨。第一宜分明。目前粗淺。先決聲氣
藩籬。而後可以共學。若其發念未免出於內交。要
譽惡其聲而然。縱使極為完行。祇以一鄉原人了
其平生。於身心全無交涉也。吾兄才高學富。天資
近道。竊意尚宜從戰兢惕厲中用一番工夫。大易
損先於益。革先於鼎。而以因為德之辨。其與中庸
丁甯末簡。蓋合轍也。世閒毀譽是非。一概無足計

較。惟有自省自考。不知老之將至而已。

原本繫已丑歲。覆案

當在是年冬。

又云。自今人士。惟有洗滌肺腸。舉前習

氣。自有生以來。所膠固而難却者。刮磨殆盡。從心
性中流出道理。以為立身應事之本。方成豪傑作
用。若但依附名義。頭出頭沒。作一善斯可矣之人。
究其所歸。有不如碌碌無聞之流俗而已也。

癸巳 十年先生年四十三

居爐鎮。

原本作館。澈湖。吳仲木家。廣譽按。是年答

吳仲木與吳哀仲書。並云。寓居敝里。而辭

哀仲來歲之訂。是癸巳甲午。遣嫁長女於尤介

俱里居教授。未嘗赴澈湖也。 錫。舉葬親社約。社始於德清唐灝儒。先生推廣

之分八宗。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凡社有葬親者。宗首副傳之。各宗首副。彙八宗弔儀人三星致葬家。八宗宗人之子俱會聚。卽登於社約曰。某年月日某人某親已葬。使未葬者惕然。以七年爲期。過期不葬者不弔。所以示罰也。後又增一條。八年葬者亦酬其半。以存厚也。自是七年之內。葬親者凡數十家。先生親已葬。葬叔祖之無後者。冬。大病幾殆。黃山人程長年療之。復起。山人巖居高隱。先生爲作傳。又有黃山先生素問發明序。是年有周民東亡說。與吳哀仲書。與姚大也書。

與吳仲木書云。辱諭操存之說。先師靜坐說更無遺義矣。大易動靜不失其時。周子則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於此用一番把捉工夫。正恐愈把捉頭緒愈紛。勢不能以須臾也。程子所謂滅於東而生於西也。否則朱子所謂昏昏地睡去也。是以程門相傳。惟有主敬一法。而後人看主敬。又大費力。是以先儒復解之曰。但得心存。斯是敬。勿於存外更加功。蓋心之爲體。原是整齊嚴肅。原是光明洞達。由於欲動情勝。此種體段。遂至放失耳。通書云。無欲故靜。此爲探本窮源之論。主敬則自無欲。無欲

則不期靜而靜。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薛敬軒先生常呼主人翁在室否。卽此意也。若胸中持一敬字。卽已爲敬字束縛。正如先儒所論溫公之失。不得已尋個中字來放著也。冰解凍釋。工夫做去自有此種意思。非可期必。非可強求。必有事焉而已。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亦自然之理。工夫不著緊則不進。太著緊則有進銳退速之患。不優游則不安。過優游則有因循荒怠之弊。此中消息。正如日月寒暑。無驟進。亦無暫停。在善學者得失淺深自知之耳。初學備忘大學誠意章一條

自註云。吳哀仲曰。此條不脫姚江習氣。癸巳之秋。韞斯述以見告。韞斯可謂愛我。哀仲時方二十三。所見已如此。惜乎短命。不得竟其志也。予追念若非癸巳一病幾死。亦不能稍有進步。此所以識予之本末也。

甲午十一年先生年四十四

居爐鎮。原本作館。澈湖吳哀仲家。〔廣譽按〕辨見癸巳年下。又丙申與吳哀仲書云。以仁兄數年來懇懇之誠。祇得今歲之赴命。則是年不館。哀仲家益明矣。夏。兄子夭歿。哭之慟。姚本作十月。〔廣譽按〕敘銜。鄧鳴當在夏月。十月。會葬祝開美。

是年有許魯齋論二篇。周母吳太君六十壽序。赤

米記跋西臺慟哭記。記鄉先達語。會祝孝廉葬阻

雪二首

原本云訓子語成。珣按是書成於乙巳。觀序文可見。今訂正。

與吳仲木書云。乾初兄以大學知止二字為疑。則緡蠻穆穆二節。明有疏義。禪乎非禪。不待辨而決也。蓋緣萬歷以來學術日晦。說書者多以釋老解儒書。宜有以啟乾初之惑。然此解大學者之罪。非大學之正解也。竊謂禪學。於他書猶易竄入。至於大學斷斷不可。非徒不可。實不能也。其門庭堂奧。光明嚴正。確實周詳。無隙可乘。天下後世儒者之道。賴以不至晦蝕者。幸有此書之傳。不圖今日反

以是加獄也。又云。先人積德累行。不幸早世。其用心之際。弟幼無所聞知。稍長。聞之先人之及門者。以及伯叔。皆云。燕居之處。即書二語云。行已率由古道。存心常畏天知。至於書籍之間。往往書之以自儆勵。其不閒幽明可知也。豈宜至於無後而家兄惟一子。初婚而夭。弟今年又生一女。齒髮如此。後嗣茫茫。如韓子所謂視茫茫而髮蒼蒼。言念及此。能不為之戚戚哉。與吳哀仲書云。吾人自幼至今。氣習之移易已多。而又無大賢以為之訓迪。此身受病之處。自宜日深。然有於中。未有不形於

外者。譬如戾氣流行於天地之間。輒有水旱凶災之應。飢飽寒暑勞憊與夫七情之傷中於臟腑。則其病之發也。亦見於氣色肌膚血脈之際。是以仁義禮智根於心。則有晬面盎背施於四體之驗。而小人閒居爲不善。則有厭然揜著之情。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也。學者誠欲得其病根所在。但就日用行習之間。自省自考。驗之人情之從違。揆之義理之離合。則固有不待他求而得之者矣。知其病。則所以對治之者。亦有不待外求而得之者矣。弟數年以前患痰疾。三年不愈。一醫良醫也。視之

曰。病在七情。中有瘀血矣。求藥之。醫曰。藥治三分。自治七分。請問自治之方。醫曰。快樂而已。因之每遇憂怨哀鬱之來。輒多方遣之。不終月而愈。由此推之。學問之道。其對治亦猶是也。仁兄惓惓於習心。欲念之未去。夫亦察其習之所慣者何在。與夫欲之最深者何在。而施以對治之方。則凡平日讀書取友。皆從此處栽培。及夫言語行事動靜起居。一有所發。卽與克治。則夫拔去病根之效。將有不煩餘力而致之者矣。其重者旣去。則其輕者自然以次而廓清。其急者先去。則其緩者亦可漸見其

湔滌。正如光武克復舊物。得力唯在昆陽一舉而已。與沈尹同書云。大學之要。在於致知誠意。中庸之要。在於明善誠身。而其求端用力之處。一則曰格物。一則曰擇善而固執之。非有二也。擇善卽格物之謂。知至則明乎善矣。誠意則誠乎身矣。知至意誠而德明矣。明善誠身而性盡矣。始於擇善。終於止至善。而所以齊家治國平天下與夫位天地育萬物。舉不外乎此矣。然則吾人日用工夫。止有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內省不疚無惡於志而已。此誠意之事也。其致知格物之事。則博學審問慎

思明辨者是也。自後儒分尊德性道問學爲二事。而格致之說。紛若聚訟。以愚測之。亦於朱子之言。或未之詳考而已。其語格物者曰。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噫。盡之矣。今之論者。舉其一而遺其一。以相非詆。相附和。率以己意之所嚮者主之。奴之。而不能虛心平志。以求夫天理之至當。宜其輾轉沿習。而學術遂爲天下裂也。夫所以致知而明善者。將以誰爲乎。誠爲人也。則急急乎暴揚標異。以冀天下後世之見而聞之也。誠爲己也。則反求其身。

遜世不見知焉可也。此大學於誠意一篇。分別君子小人而言之。而中庸於次章素位章末章。對舉君子小人而言之也。蓋爲已。則必闇然。必慎其獨。必居易俟命。君子之所以中庸也。爲人。則必的然。必揜其不善而著其善。必行險徼幸。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外此則行不著習不察之人而已矣。然而夫婦之愚。本其好惡之良。多有不違於道之事。若小人之無忌憚。則必至於無所不至。雖有忠孝廉節之行。斯亦巧言令色穿窬之盜而已。使其著書立說之侈。斯亦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之類而已。

吾人今日。讀古人之書。被儒者之服。其於夫婦之愚夫婦之不肖。既已有聞。若夫本於的然而極於無忌憚。則凡賢知之過。皆將不免於此。而所當切已自省者也。所謂戒慎恐懼者也。然則舍却下學爲已。更無學問之可言。更無工夫之可事。至於上達天德。則徐以俟之而已。非可意計懸度也。先難後獲焉可也。董子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始初一念。若從功利起見。早已走入小人門徑矣。與姚林友書云。辱問程子主一之說。誠不足以知此。或者不貳之爲一。不遷之爲主。

若一心之中。天理與人欲互勝而互負。則必至於一身之間。動靜不相得。言行不相符。始終不相應。常變不相準。昭昭冥冥不相合。此皆不一之大端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曰。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學者於此入門工夫。辨得界限分明。而兢兢自持。必使日用之間。存心應物。要皆出於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得而閒之。方爲得其所主。而食息寢興恆於斯。顛沛流離恆於斯。獨寐寤歌恆於斯。朝廷軍旅恆於斯。然後無所往而不一矣。一則誠矣。乃其慎獨之功。則卽此辨之

不可不早。與夫持之不敢不兢兢者此也。假如吾人今日讀書。一心於學問。一心於祿仕。此心固已二矣。究之心豈有二用。一長則一消。輕重進退。勢所必至。極至於違禽獸不遠。雖有不甚。而天理閒發。亦不過小人揜著之心。勃然一動。而其後亦卒歸於似忠信似廉潔而已。所以此種學問。決須洗心滌慮。徹底澄清。從頭做起。方有向上路頭。如鼎之初爨。顛趾出否。而後可致烹飪之用。若一向和泥帶漿。不清不楚。雖加以五味之美。徒增穢惡耳。豈得而飲食之哉。先儒有言。舉業之事。不患妨功。

只患奪志。今爲諸生所望一舉。及一舉之後。所望
又不止於此。人情豈有極。蓋有潛移默奪而不自
知者。孟子矢人函人之辨。而云術不可不慎。充類
而言。宜有然者。古人所以願以志養。不欲以祿養。
原其心。豈忍以一身之故。儉其親哉。出乎此者。入
乎彼。誠有所甚懼耳。又况窮達有命。多不由於業
之工不工。出處有時。所係一生得失不小。未宜草
草視之也。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卽如弟者
於斯。其爲夙夜之勤勞亦已多矣。究何益乎。假令
當年卽知委棄諸生。以盡力於學問之道。豈至四

十無聞。未免爲鄉人而已乎。許魯齋君子也。其言
曰。吾生平爲名所累。竟不能辭官。觀其遺言。如有
深悔恨者。豈非其初爲祿一念不能絕之於早。至
於沒齒。遂有雖悔莫追之恨哉。原本繫辛卯歲。
馥按當在是年。

乙未 十二年先生年四十五

復館甌山錢氏。冬。舉葬親歲會於本甯家。歲會者
集葬社中人及四方觀禮之士。延有學行者賓事
之。先生爲主。懸孟子像於中堂。行士相見禮。講呂
氏鄉約等書。及禁作佛事。并邑令胡舜允禁火葬
告示等條。七年之中。一舉於清風里。至是再舉。賓

為烏程凌淪安克貞。德清唐灝儒達。沈上襄中階。

海甯陳乾初確。

乾初有葬論。刻入葬社約。

嘉興徐敬可善諸人。

是年。有初學備忘序。衣袂記。責善朋友之道論。

處館說。葬親社請賓公啟。跋朱翁永昌後札後。答

吳仲木書。與唐灝儒書。答張巖貞書。

與錢子固書云。乙未之歲。與足下兄弟叔姪相見。

共朝夕。諸君之意。皆亟亟文藝是營。而僕所反覆。

鼓動。多在農桑敦睦早婚早葬四事。與吳哀仲

書云。蘇氏之學原本於國策。其為學者之禍。甚於

柳氏。柳氏辭章而已耳。蘇氏則詖淫邪遁無所不

至矣。神廟時世教方壞。蒙士四書一經正文讀完。

即讀國策莊列三蘇文字幾種書。作為舉業。以取

世資。是以生心害政之禍。至今猶烈也。弟二十時

尚喜讀蘇文。國策則素不喜讀。然亦幼失先人以

至於此。少年讀書。比之擇術。習氣之中人。惟讀書

為最深。此種文字。不可不切戒也。與沈尹同書

云。傳聞時閱兄有親之喪。未及往弔。方為闕然。而

石長兄述其殮時純從釋氏。殊駭於耳。時閱儒者

即不能諭其親於生前。奚為復從亂命。處之非禮

於死後乎。斯亦吾等朋友之羞也。往者不諫。願因

仁兄獻言。請以先王之禮葬。勿終守夷俗之教。則時閱於親爲幹蠱。於身爲改過。孝莫大矣。世教大衰。學者格物一段工夫。置之不講。而從事於空虛誕慢之說。以爲高元。遂使其弊至此。可爲痛心也。與嚴穎生書云。仁兄擔荷之強毅。立論之洞達。興起後人之功。自非同人所及。所不能無微嫌者。文史之論。不免太多。此自仁兄得力之處。卓有獨見。樂與人歷歷言之。竊疑少年學之。游心文史之意深。用力身心之意少。亦足以生起一種病痛也。今日文弊極矣。疑謂當救之以質行。質行者。非欲

蔑棄典文。枝鹿椎魯之謂。安定先生之教。以經義治事爲二科。今之學者。誠能脩身立行。一準乎經義。平日講求。無非先王經世之實政。以爲隱居求志之務。庶幾成就一種人才。爲天地間見小大功用。使斯世斯民有所賴藉。而吾人所爲皇皇半生。在己在人。或不至於游談虛夸。與羣居終日言不及義者同科也。

丙申十三年先生年四十六

館吳哀仲家。作澈湖塾約。秋盜劫爐鎮。入先

生家。先生亟攜家避匿。僅以身免。

廣譽按。見與吳哀仲書。

邱季心雲。先生同邑友也。清剛真樸。勇於爲義。然於朱註互有疑信。妄爲刪改。由是與先生論不合。交好如初。而始終弗愜也。是年有贈張白方序。困勉齋記。弔吳仲木文。吳仲木墓誌銘。

見聞錄云。秀水俞恭藻。周煒。善文辭。有美志。而少無師友。赴辛卯鄉試。中式焉。已而作詩曰。皎皎明月姿。塗塗露更繁。朝華夕以敷。松柏何巘岼。萬物固相遠。誰能強所歡。愧我嬰世網。中路復悲歎。日出多徬徨。日暮心苦酸。何如拾瑤草。白雲共盤桓。丙申初夏。因友人許子元龍訪予於澉浦。以是詩

爲贄。請納拜焉。予固辭。復因吳子哀仲以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先生何相拒之至也。予終辭。留一宿別去。時恭藻已病。是秋竟不起。哀仲哀其志。爲文弔之。復助其喪。張恭佩鼎嘗慕恭藻。未及交而恭藻歿。適恭佩在郡。亟展轉索其遺文。得與友手書詩二章。其一過魯謁孔陵。其一卽皎皎明月篇也。持以赴予。且歎曰。春仲木死。秋恭藻又死。何志於學者之弗幸乎。

丁酉 十四年先生年四十七

居廬鎮

原本作館徐氏。馥案先生館徐氏。惟戊戌一年。是年家居。

五月。長子

維恭生側室所出。

是年有絹褶記。壽吳母序。與

吳哀仲書。

與陳乾初書云。吾人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目前朋友真有朝聞夕死之志者。要無幾人。夫率祇如朱子所言。既欲不失賢人君子之名。又欲不失安富尊榮之實耳。至於誠心嚮此。而又不能無學術同異之辨。此道之所以益晦。而學之往往而絕也。前書謂大學為禪之權輿。以其言知不及行也。大學之書具在。何一章之不及行乎。卽以知論。禪之言

知。說頓說漸。總不致知者也。今之儒名而禪實者。言致知而不及格物者也。且自誠意而往。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何一而非行之事乎。仁兄歸罪於此。正如折獄者以嫌疑殺人矣。弟約而斷之。兩言而已。謂大學為非孔曾親筆之書。則固然已。謂大學為非孔氏之道。曾氏之學。則必不可。蓋人未有外身心意知天下國家而可以為人者。則未有能外八條目而可以為學者。今且有人於此。事物物能明其理。意不妄發。心無私邪。視聽言動俱中禮而無愆尤。由是施於家而父子兄弟夫婦

以宜。施諸國而君臣上下以定。施之天下而物物能使各得其所。其得謂之聖人之徒乎。其不得謂之聖人之徒乎。而尚何俟深言也。而又何禪之可附託乎。仁兄平昔有云。道理要當信之於心。未可全憑古人。夫心何常之有。人心不同。有如其面。惟斯理天下古今一也。推其本末。心即理也。陸氏之說。而王氏祖述之。亦非陸氏之說。西來直指心體之說。而陸氏符合之。此說一倡。師心自用之學大熾。推其流極。弑父與君而無不忍。何也。吾心信得過。自己無有不是處也。

卷二畢

張楊園先生年譜卷二

門人姚夏輯

後學陳梓訂

戊戌十五年先生年四十八

館郡中徐忠可家。

正月返楊園故廬。

原本繫已亥歲。馥按

戊戌與姚大也書云。今年正月。仍返楊園故廬。與家兄同居。而身餽口於禾中。原本誤。

是

年有鄔氏議卹序。施氏族譜序。自題族譜序。贈別

林岐宗序。百一吟序。愛日堂記。

原本繫已亥歲。廣警按。篇中有云。走

書橋李屬子記。之。當在是年。

玩器喻。說易贈錢曦。沈氏農書跋

補農書敘。弔沈善勝文。與吳哀仲書。與徐重威書

見聞錄云。戊戌之歲。徐忠可彬以施易修博書來。招子課其子。子與之約。祥向以三事自持。能悉如願乎。忠可請曰。曰。不拜客。不與宴席。不赴朔望之會。時易修集遠近人士爲朔望講會。今以餬口之故。不得已教子弟一二人。若其外更增一事。非廢人所堪。不敢聞命。忠可唯唯。予因是館郡中一載。吳哀仲謙牧聞子至郡。移書相規曰。龍潭老人之義。得毋可思。深感哀仲愛我之篤。惜其早世。失此畏友。後十年。語溪友人亦以課子見招。徐敬可遺書。大指謂茲非僻靜之地。恐非所宜。然已不能不往。謝其厚愛。而

舉哀仲之言。豈以老眊竟違知已乎。此所以志也。

答沈德孚書云。道猶路也。道者日用事物當然之理。道者。天下古今之所共由。夫子朝聞夕死之言。只爲人不知道者而發。猶所謂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猶孟子所謂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不是日用常行之外。別有一物可以生時將得來。死時將得去。如異端所謂未後一著也。生死之說。亦甚平常。生順則死安。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任重道遠。得正而斃如是而已。故

曰未知生焉知死也。豈有生前事物全不致知力行。只打點死時一著之理。聞者亦只是致知力行之際。講求體驗。實見得道理如此。非有參透頓悟之幻妄也。世儒十人而九。好持此以爲論說之端。雖曰不墮於禪。吾不信也。又云。道之顯者謂之文。聖人之道。不外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是故夫子教顏子。亦只教其博文約禮。其問爲仁之目。亦教以非禮勿視聽言動。姚江以異端害正道。有朱紫苗莠之別。其弊至於蕩滅禮教。今日之禍蓋其烈也。或云。靜中不見天地萬物。渾然與天地萬物同

體。此之謂未發之中。此之謂退藏於密。此境莫只推與禪家。竊謂此際正要辨別。毫釐千里。君子敬以直內。未發之中。畢竟與禪家之空寂有別。若只是冥然空寂。如何能發而中節。曰。釋氏亦黜頑空。曰。明知不是。却不承認不是。又躲閃到一邊去。正所云釋氏之言善道也。又云。常見人說受用二字。愚直不解。所謂聖賢心事。只有朝乾夕惕。那會貪著受用。恐便是孔顏之樂否。曰。仰不愧。俯不怍。從戰兢惕厲中出。然則樂天知命。無入不自得。與受用二字。顯然有公私義利之別也。又云。百餘

年來學術晦冥。邪說暴行。塞乎天地。入於膏肓。竊謂姚江之教。如吳楚稱王。蠻夷猾夏。僭食上國。東林之教。如齊晉之稱伯。尊周攘夷。而功罪不可相拚。天道循環。無往不復。數十年內。應必有大賢之士。起而任斯道之責。揭日月於重淵。而使之復旦者。惜乎祥與先生皆不及見矣。梓按此言即夫子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正見自任之重。有不得而辭者。此先生所以為朱子後之一人也。與姚大也書云。三喪未舉。遊子之情。能無黯然。但自足下而外。恐未有切切於心。亟營馬鬣者。春秋霜露。感人至深。故人惓惓。專望努力一歸。畢此事

而出。則天涯魂夢。方能帖然耳。與徐敬可書云。吾人之學。須將害心之端。四處把截。單留一條正路。努力向前。如二氏之書。斷宜屏絕。不使入目。又如勲名建豎。悲歌慷慨之情。與夫辭章靡曼之習。風流閒散。晉宋間人風味。俱不可使留。整整從彝倫。日用上致知力行。惟日孳孳。斃而後已。方能自拔於流俗。若夫富貴利達。得喪毀譽。不入胸中。斯亦不足言也已。

己亥十六年先生年四十九

尤介錫父治農桑。家富而樸。鄉里稱為善良。介錫

幼略能文。負笈來遊。言規行矩。甚相契也。故先生以女字之。後其兄師錫舉進士。耽酒色。介錫背師而效焉。屢誨弗悛。甚至買娼爲妾。猖狂恣肆。先生女素嫺閨訓。引詩書以諷諫。嚶嚶逆耳。反如寇仇。竟與妾謀。鳩殺之。先生往哭。親見被鳩狀。訟之公庭。僕僕二年。雖殺妻之典未正。而禡其衿。逐其妾。不齒於人數。鬱鬱以死。通國快之。然而先生所遭亦良苦矣。是年有墮齒記。告尤氏先人文。哭女文。近鑑序。〔梓按〕近鑑一書。爲東牀作也。自懲擇婿之失。有痛於心。因并一時見聞所及。存爲殷鑒。或乃謂稱人之惡。先生之所由無後也。亦小儒之見矣。答尤策臣書。與尤

西眷書。與尤天士書。與尤氏通族書。復伯兄書。

庚子十七年先生年五十

館海鹽錢厚庵暨姪商隱家。

錢本姓何

爲十年之約。先

生允其半。有遺安堂日課。

始作備忘錄

是年

有弔吳哀仲文。弔吳伯仁文。姚以存字說。書問目後。啓兄弟親族。

與何商隱書云。承喻頭腦之說。論語一書。謹言慎行爲多。不亟亟於頭腦也。顏子述善誘之功。則曰博文約禮而已。請爲仁之目。則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而已。此卽所謂約禮之實也。曾子一貫之指。則

曰忠恕而已。子思受曾子之學者也。中庸所述。與論語曾子之言如合符節。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孟子傳子思之學者也。其言曰居仁由義。曰求放心。其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卽求放心之謂也。求放心則中庸戒愼恐懼之謂。而論語日省其身。臨淵履冰之指也。仁義二字。論語未嘗並舉。易傳則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中庸則曰仁者人也。義者宜也。則亦夫子之言也。至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則與曾子子思先後一轍矣。三代而下。濂溪則曰主靜立人極。關中則曰知禮成

性。程門則曰敬義夾持。曰存心致知。曰理一分殊。朱子則曰居敬窮理。要而論之。豈有異指哉。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惟居敬故能直其內。惟窮理故能方其外。惟內之直故能立天下之大本。惟外之方故能行天下之達道。然居敬窮理又非截然有兩種工夫也。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是爲窮理。其不敢苟且從事。或勤始怠終。及參以二三。卽爲居敬。故又曰學者用功當在分殊上。其曰知禮成性。卽約禮之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曰禮所生也。三百三千。皆所從出也。所謂

分殊也。其曰主靜立極者。定之以中正仁義而已也。仁義而不軌於中正。則仁或流於兼愛。義或流於爲我。而人極不立矣。禮以敬爲本。敬則自無非僻之干。人欲退而天理還矣。欲退理還。則終日言言所當言。終日行行所無事而靜矣。故又曰無欲故靜。然則茂叔子厚雖不言主敬。而敬在其中矣。由是而上質之鄒魯。豈不同條而共貫哉。吾人學問。舍居仁由義四字。更無所謂學問。吾人工夫。舍居敬窮理四字。更無所謂工夫。凡先儒之言。若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若爲天地立心爲生

民立命。若以興起斯文爲己任。種種道術。舉不外是矣。仁兄生平所致力於六行之修者。豈非仁義之事。所以立人之道者。豈有他哉。而更欲頭腦之求。古人騎驢覓驢之喻。是之謂矣。特患居敬之不熟。則有或得或失之憂。窮理之未精。則有或然或不然之慮。要亦無他道也。有不熟則勉進於熟而已。有未精則勉求其精而已。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九州萬國。而統於一王。千流萬派。而歸於一海。千紅萬紫。而合於一太極。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而非仁也。仁

人心也。義人路也。源深則流長。根凝則實茂。清明在躬。則氣志如神。平日工夫。惟在涵養其本原。以爲制事酬物之主爾矣。朋友講習養也。獨居思索亦養也。讀書考究養也。飲食動作亦養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如伏雌之抱卵。其事不舍。其進不銳。如日月之貞恆。修其疆畔。時其耔耘。如農夫之力穡。而後可致其精也。而後可幾於熟也。必若先儒云。滿腔子皆惻隱之心。盎然若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天地之間。必若先儒云。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截然如萬物之各正其性命。子思所云擇善固執。

孟子所云深造自得。其或以此也歟。夫學問者將以盡性命之理也。苟不本於天之所賦。物之所受。非學問之正也。安可使之有兩截乎。事物者身心之準則也。苟事至物來。而處之不當其分。正身心之病也。安可視之爲兩途乎。自世儒以在物爲理處物爲義之言爲不然而體用內外始判而二之矣。自世儒不明於動靜不失其時之義。而以墮黜聰明爲靜。不明於心存斯是敬之義。而但以嚴威儼恪爲敬。而人倫庶物之外。若別有一種學問矣。夫事物之不能不日至者勢也。迎之非也。拒之亦

非也。以其皆不免於自私而用智也。非順應之道也。無事則讀書。讀書者所以維持此心。而不使其或怠也。非以務博也。默坐則思索。思索所以檢點其身。而不使其有闕也。非以耽寂也。事至則泛應。泛應者所以推行天理於事事物物。而不使其有過有不及也。非以外馳也。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則一矣。無有事無事。無有人無人。無敢慢。則一矣。一則窮通一矣。壽殀亦一矣。死生亦一矣。然則仁兄所憂心粗氣昏者。恐不一之故。未必皆不能讀書之故也。上蔡誦史不遺一字。程子責其玩物喪

志。上蔡面赤。程子曰。此卽是惻隱之心。由是思之。讀書只是工夫之一種。非不能讀書。便無工夫也。但擇善之功。惟讀書爲得益之易。故以爲先務耳。然卽讀書而論。亦不可以不一。耳目一則心志專而義理純熟。襍則意分而氣散。卽日力亦有所不給矣。孟子之言暴其氣者。非獨應事酬物言語動作之間。與夫喜怒哀樂之感也。書亦一物也。讀之亦一事也。物至而人化物。滅天理而窮人欲。惟讀書亦有之。故敬之道不可須臾舍也。

釋按先生全集中。惟頭腦

一書論爲學之功最爲詳盡。蓋志同道合。不覺其言之疊疊也。

答屠子高曰。格

物之義。竊詳來論。非繇經文本有可疑。或者吾兄平日於物之一字。未之體當親切。故有推而遠之之疑也。吾人自有生以來。無一刻不與物接。大而君臣父子。小而事物細微。無非物也。則無非我性分之所固有而不可辭者。故曰萬物皆備於我。有是物。卽有是物當然之理。惟聖人爲能先知先覺。而於人倫庶物。莫不各副其當然之則。下此卽不免仁者謂仁。知者謂知。百姓則日用而不知。而一身之喜怒哀樂。與夫視聽言動。無往而得當其可矣。是以學者始事。在卽物而窮其理。窮一物則知

一物。窮物物則知物物。漸積馴致。以至於無所不知。而吾德之明者始無不明矣。正如火之德本明。而非麗乎物。則亦何以見其光哉。近代釋氏之說。亂於吾儒之書。於凡人倫庶物。一切視之爲外。遂欲離物而求其所爲惺惺者昭昭者。雖其清淨寂滅之餘。此中不無所見。然未有不陷於一偏。舉此遺彼。而於大中至正之矩。終以有乖也。今且以中庸之義通之。明善者卽致知之謂也。擇善者卽格物之謂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四者。卽格之之事也。抑非特學者舍是無所用其力也。雖孔子好古

敏求。孟子深造說約。亦若是也。來教隨處體認力行。力行自屬心正後事。陽明以爲善去惡是格物。非也。隨處體認天理。甘泉嘗有是言。然不免有病。要惟程朱之言爲無弊耳。仁兄但本程朱之意。於日用之事。凡身之所接。無不審察。無不研求。勿厭繁碎。不求近功。久久熟落。當有自得之效。不覺其若冰之釋而凍之解也。 跋山陰先生別帙云。復古本是姚江一種私意。大指只是排黜程朱。以伸已說耳。今試虛心熟玩大學之書。謂文無闕。終不可也。謂簡無錯。終不可也。謂經傳詞氣無異。終不可也。則知章句之爲功不小矣。石本自是近代人所作僞本。先師後來亦病其割裂。不復主張矣。備忘云。古人云十年讀書。今雖遲暮。耿耿此心。較之少年心志不定。外誘紛如師友督責而不前者。豈不有聞。自茲以往。去衛武懿戒之日。尚有四十五年。只當初學。從師讀書數年。未必不稍有所成也。毋徒云去日苦多。庚子歲暮自警。

辛丑 十八年先生年五十一

館半邏。夏經三月不雨。三吳瀕旱。高鄉禾盡槁。與曹射侯書。論水利甚悉。又見備忘。是年有葬。

親會啟。與顏子重書。

壬寅康熙元年先生年五十二

館半邏。次子與敬生。先生甚喜。語人曰。若得見他成立。必教他向上一條路上走。惜乎甫成童而先生沒矣。是年有與周鳴臯書。

與何商隱書云。康齋先生常念從容深晏養之句。吾人精力。大段不如往時。亦不得不以此自勗也。又云。讀書學問之一事。就讀書而言。經其本根。史其枝葉也。史至後代。尤枝葉之枝葉矣。大約三患均有。事失情實。一也。是非不足勸戒。二也。淫詞

蕪說。三也。生平惟唐鑑不得一看。以爲恨事。若司馬史兩漢書。少壯嘗喜讀之。今久不然矣。昔人有言。鴻鵠所以高飛。六翮而已。若夫腹背毳毛。增一把不爲多。減一把不爲少。竊謂人誠有之。書亦然也。又况橫議妄作。非特腹背毳毛之比而已。

癸卯二年先生年五十三

館半邏。嫁次女於陸。未幾而寡。先生養恤其孤。是年有先人畫像記。告錢厚菴先生文。遺安堂訓語。

與徐重威書云。所諭祕笈之書。竊意雲老未必欲

印。僕亦不欲相勸。陳繼儒近代得罪名教之人也。徒以生於末俗。故令得保首領以歿。烏可容於堯舜之世乎。天下人心。陷溺極矣。士不得志於當時。諸於世教有害者。不克埽而除之。則亦已矣。可復推波助瀾乎。若乃養生之說。自昔堯舜禹湯文武。周孔思孟。未聞爲之。愚不敢學也。程子有言。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慾。定心氣。僕平生服膺。惟是而已。然已有所不能。何敢效山林枯槁之士。遺棄人羣。自私有盡之形。軀爲哉。嘗思陳白沙陽春樓靜坐三年。因而有得。不知三年之中。人倫事

物。闕失幾許。果其有得。當自痛悔。往不可追。而復沾沾色喜。持以教人。是誠何心哉。廣譽按是書未詳何年。姑從原本附此。

甲辰 三年先生年五十四

館半邏。是年有假道學論。

原本繫乙未歲。覆按是年冬作。

示長子維恭云。前年秋攜女棄家從呂先生。字康侯

受業。先生剛直好義。勢利不以動心。吾所深敬。不意遠遊。久而弗返。因復請於嘉興屠先生。字子高海

鹽何先生。字商隱

同縣邱先生。字季心

烏程凌先生。字淪

皆深造自得。敦善不怠。君子人也。吾所深契。平

生切磋。受益為多。幸俱見許。女得納拜。女事之終

身奉為宗主。便有向上一路。父所守者。耕田讀書

承先啟後八字。稼穡艱難。自幼固當知之。但筋力

尚待長大。若誦讀講求。童而肄之。至老不可舍。吾

請於先生。預為十年之序。始受小學。是讀書做人基本。次

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聖學之淵源。義理之統宗。次詩書禮記周

易春秋。六經義理。互相發明。不治經。則書義不能通達。異說足以奪之。易是家傳一經。尤當

加意。次近思錄。治經之階梯。范氏唐鑑。讀史之門戶。大學衍義

經史之條貫。以及性理通鑑綱目。經史之匙鑰。著龜也。等書。女能

一一聽受先生之教。熟讀精思。則自此以往。好書

甚多。然大本日盡於此。自古聖賢修身及家。平均

天下。更無別種道理。成就大小。存乎志力而已。王

妣有言。孔子孟子。只是孔孟兩家無父之子。只為

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若是不肯學好。流落

無底。女切切記之。又云。凡人從幼至老。只有擇

善一路。終身由之。無窮盡。無休息。心非善不存。言

非善不出。行非善不行。以至書必擇而讀。人必擇

而交。言必擇而聽。地必擇而蹈。小大精粗。無不由

是。論語曰。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見

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見善如不及。見不

善如探湯。聖人諄復示人之意切矣。在家在外。總無不與人同處之理。一與同處。薰炙漸濡。勢必相入。所與善。進於善。所與不善。流於不善。可畏也。已有不善。固當速改。不可因以害人。人有不善。尤宜痛戒。何可使其累我。成湯聖人。猶然檢身若不及。改過不吝。顏子大賢。只是不貳過。得一善。服膺而弗失。若乃見善不遷。有過不改。甚或善惡倒置。好惡拂人。飾非使詐。怙惡不悛。災已辱先。民斯為下而已。父母愛子。雖云無所不至。如此等人。豈願有之乎。答孫爾大云。有志學問者。檢點克治工夫。

全恃自己。不輕放過。無有師保。如臨父母。亦何待朋友箴規之力哉。謹以為學大指奉覽。一曰辨

心術。邪正義利之類。一曰明義理。講習討論之類。一曰治性情。剛柔

過不及之類。已上敬以直內事。一曰正容體。九容一曰

謹言行。一曰審事為。已上義以方外事。學者辨

心術。是始初第一事。然工夫緊要。全在明義理。治

性情。存養以是。省察克治亦以是。二者得則大本

已立。大本立則動作威儀。應事接物。略加檢點。可

也。敬義夾持。則見善必遷。有過必改。純熟後則

不習无不利也。

楊園年譜
乙巳四年先生年五十五

館半選。王邁人庭歸自江西藩司。造訪先生於
楊園。貽先生盃一緞。先生不受。固請留之。乃付
門人。藏爲他人葬錢寅之資。訓子語成序之。按

訓子語初學備忘二書。大名崔麟徵早已登棗。今存幽湖德蘊堂。至己丑後陳克鑑所鐫。不知作備忘始庚子。乃不考其年次之先後。跋云先生作備忘。以精微博大。非後學所易窺測。故又著初學備忘。則大誤矣。全集板燬。而書猶存人間。故正之。是年有與許大辛書。與

姚大也書。與顏子重書。太學錢先生墓誌銘。

與沈敬夫書云。憶前寓居里中。書聯云。四海良謀
惟井牧。六經大義具耕耘。士友往還。朝夕所見。亦

鮮解其意者。鄙意特謂農政廢。四海困窮矣。若欲
綏萬邦。屢豐年。非井牧不可。而學者深造自得。正
如服穡力田。朝夕有事。勿忘勿助而已。若此淺陋
已少同懷。則一方志業可知矣。與徐敬可書云。
詳來教知合并之無日矣。論語二十篇。無非謹言
慎行之旨。孟子七篇。大要息邪說距詖行之心。世
教不明。處士橫議。前者非程朱。後者并不尊孔孟。
學庸也。而云宜黜。孟子也。而以莊生並之。不圖橫
議至此。更不圖此種議論。近日知交中。日出而不
止。可爲慟哭流涕也。與朱韞斯別楮云。連日相

對終覺堅強迂物之意多。至誠惻怛之意少。困
阨久則猜防疑畏之心不期生而自生。然何可不
推誠而待物也。以疑待人。人盡可疑。以不疑與人。
人盡可與。李忠定有言。誠則明。疑則暗。門內之
治。恩拚義。義勝多。至於傷恩。詩美周王。美其肅雝。
而記曰。夫敬與和何事不行。若家庭之間。之其所
親愛而辟。則易。至於賊義。之其所賤惡而辟。則易。
至於賊恩。賊義則終吝。賊恩則終凶。俱不可不慎
戒也。不以事物經心一語。或以受益。或以中病。
諸葛武侯云。惟學可以廣才。吾人才智不生。率

是學問不得力。每思先友吳南村質美未學之語。
久而愈服。康齋先生日錄云。知弗致。已弗克。何以
學為。然則人安可不於不知處求知。不於難克處
克將去也。

丙午 五年先生年五十六

館半邏。過烏戍。聞張佩葱嘉玲居喪盡禮。敬之。

與錢本一論學。本一欣然求理學書讀之。先生
寓書曰。柏園學道之志。及茲方發。不已晚乎。然以
衛武觀之。猶然少壯。願此意勿衰也。重九日。挈

次子與敬赴館。

廣譽按舊本無。今據與徐重威書補。

是年有書近

思錄後。示兒百自箴。示蒙士圖。送沈幾臣之睦州序。公弔呂康侯文。答張佩葱問喪禮書十六條。又寄張佩葱書。吳哀仲墓誌銘。錢先生遺事。與曹射侯書。與徐重威書。與顏子重書。與顏子樂書。

與凌渝安書云。古人有言。如天不欲使斯道復明。則不使後世有知者。今既有知之者。斯道豈終晦蝕哉。處士橫議。異說紛如。自昔衰亂。無世不然。要亦不足爲患。吾人不自努力。無能守先待後耳。鄉邦靡敝。興起無人。此繇沃土不材。氣習使然。士果能具豪傑之志。卓立風塵之外。奮乎百世之間。氣

志旣起天且弗違。而况人乎。是在同志三四人。互相勗勉而已。昔有友人歎息今日爲學之難。弟答之云。世治世亂。爲學互有難易。太平之日。士君子危言危行。履道坦坦。此其易也。然精神易於偷惰。則進德爲難。禍亂之日。正氣不伸。動與譽尤相觸。師友講習。此爲難矣。然操心危。慮患深。則脩省較易。是以古人進德脩業。多於明夷蒙難之日。是則艱難守正。以續墜緒之茫茫。非吾人之責而誰責耶。而吾人日用之功。自非祖述孔孟。憲章程朱。亦將何以自淑而淑人哉。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

又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又曰。經正則庶民興。斯無邪慝。若此者。求之則得。爲之則成。沒身焉耳矣。答張佩葱書云。中庸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論語言志於道。隨言據於德。吾人日用之際。密察用心。是入德之門。知其不善而亟改之。是進德之路。中庸末簡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孟子七篇。大旨在首章。仁義與利之辨。人只說向天下國家。所以不親切。反求諸己。利重一分。卽仁義輕一分。出此入彼。一長一消。必至之勢也。學者誠欲居仁由義。何可不朝夕慄慄。審所

用心乎。卽若治生一事。固不可已。然祇有務本節用而已。天下國家之計。以是一身一家之計。亦以是。外此卽商賈技術之智。儒者羞爲。邪說暴行。不必奇特看。弑父與君。只舉其極重耳。凡不軌於聖賢中正之道者。皆是也。聖賢崇德廣業。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而已。今試檢點日用之間。喜怒哀樂不中節處。其爲邪說暴行。不已多乎。士人所守者義。所安者命。凡義之所在。卽命也。不知義命。枉爲小人。達不可行於天下者。窮卽不可身自爲之。脩諸己。推諸人。又云。名世之業。非他。惟是

古昔聖賢所為脩諸己而可以治乎人者爾矣。百工之事。猶懼言龐事雜。吾人於學。但能專心一力。日有孳孳。歲月儘優游也。不急之務。無用之書。願一概屏棄之。

丁未六年先生年五十七

館半邏。張佩葱屢求納拜。先生不聽。與錢本一書曰。近得畏友如佩葱。庶慰日暮道遠之懷。以其能策勵頽惰耳。吾人德業不及後生。大為可恥。

近古錄成序之

書四卷。一立身。曰見聞紀訓。陳棟塘良模著。二居家。曰先進遺風。耿楚侗定向著。三居鄉。曰見聞雜記。李彥和樂著。四居官。曰厚語。錢懋登裴著。馥按先生輯近古錄

在丁未。何商隱語水主人欲先生作名臣言行錄。在壬子。前後相距六載。陳世倌刻近古錄引篇首。

似誤。是年有書聖途發軔後。沈氏族譜序。近古錄

序。求仁堂記。遺安堂記。寄贈葉靜遠序。費母壽序。敘祠田經始錄。弔裴紹岐文。啟諸同志諸先生暨伯兄訓子語後。與沈石長書。與徐敬可書。與顏予重書。

與語水主人書云。平生拙學。不敢自揜者。惟是篤信儒先。以小學近思錄為四書六經之戶牖階梯。而吾人立身為學。苟不從此取塗發軔。雖有高才軼節。焜耀當世。揆以聖賢所示之極則。終有偏頗

駁雜之嫌。未足與於登堂入室之林者也。與張
佩葱書曰。聞門內親遜之風。令人敬企不已。自非
言物行恆。無間幽顯。何以有此。詩稱文王。言其亶
亶。言其緝熙。人於世間。雖云白駒過隙。若從少壯
起。足就途。至於老耄。當不下四五十年。苟其終始
一意。夙夜懋勤。欲以方駕古人。要非難事。唯仁兄
加意。益肆厥力而已。與許欲爾書云。承教以前
輩得失不必深論。吾人但師法其是。以爲爲己工
夫可也。竊以前人已死。其得其失。論之固已無益
于彼。在吾人既欲取以爲法。則其得者固當擇而

取之。其失者亦當擇而舍之也。是固不可以不論
之詳。孟子所謂尚友古人。讀書論世。不可不知其
人也。學者若止爲人。則人有耳目。人有心志。擇之
精與不精。取之得與不得。以爲不與於己而姑置
之可也。然此念已非斯人。吾與惘惘。乃身之誼。若
果真切爲己。則聞一言。卽有一言之損益。見一行
卽有一行之吉凶。正猶飢渴者之於飲食。疾病者
之於藥物。惡可不辨其可否。而漫嘗哉。弟少亡師
友。不知學問之道。任意取舍。固嘗遇毒見凶。噬臍
何及者也。故於知交之虛懷篤志者。閒以愚夫一

得望而不可至者。及所嘗失足。悔而知返。而已日暮途遠者。言其一二。而聞者初未之或信。是恐無異適于山者。遇虎見傷。幸未即死。逢後來者。語以虎伏之穴。其情辭顏色。不免駭栗。或過若後來者不察而訶止之。甚者疑其不識騶虞。錯以為虎。而直前履之也。則於為己為人之分。可不俟多言而決矣。原本繫癸卯歲。廣譽按篇首云。因近祭埽。小兒初攜以出。身類保姆。不能晷刻相舍。當在是年。

戊申七年先生年五十八

館半邏。是年有錢氏館別言。答張佩葱書。又答

問易七條。問克己復禮一條。問禮及四書數十條。又雜問數十條。又答呂涇野內篇疑問十餘條。示維恭云。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欺詐與否。於語言見之。傲慢與否。於動止見之。不可掩也。自以為得則害己。誘人出此則害人。害己必至害人。害人適以害己。人家生此子弟。是大不幸。戒之戒之。

己酉八年先生年五十九

館語水。主人招自甲辰冬。嗣是敦請不已。先生辭之再三。又虛席以待者二年。至是始就焉。廣譽按見與徐

敬可姚攻玉瑚始來謁。廣譽按原本庚戌歲重出今刪。嫁幼

女於周氏。是年有自箴并說語溪約語。與凌渝

安書。與屠子高書。答張佩葱書。與何商隱書。與顏

孝嘉書。與陸孝垂書。梓年二十。侍姚蟄菴先生。先生為言下愚不移。尤瑁玷楊

園。周瑁玷誠菴。而執柯者楊園也。此亦先師痛心事。然天下固有不可化誨之人。一殺妻。一為盜。於

兩先生何病哉。與錢子大書。贈張佩葱歸故居序。同趙

二阻雪邵家灣邱老家二絕。

瑚錄云。瑚於是秋初見先生。後寄語王言如云。攻

玉耽於靜坐。未免病在厭動求靜。白沙學主靜者

也。其詩有曰。廊廟山林俱有事。吾儒隱居求志。正

為時世不偶。故當退處巖谷。然守先待後。經綸素

具。亦無一事可略也。若懶散厭棄。惟求閒靜。設有

行義之日。豈能有所為乎。璉錄云。仲秋先生同

張宣城張企周至震澤。弔王曉菴夫人之喪。弔儀

白布一端。曉菴辭謝。先生曰。某平生未嘗以虛禮

加友朋。曉菴不敢卻。璉見先生始此。與門人書

云。學問固重踐履。然必自致知格物始。僕碌碌一

生。竟成虛度。祇因從前讀書不得要領。至於知悔

而已無及矣。與嚴穎生書云。頗聞吾兄所至。輒以圍棋畱止數日。行年五十有餘。猶不能自克耶。茲事較之他惡。似乎尙小。實而論之。非細行也。廢時墮業一也。耽物喪志二也。比之匪人三也。高明如兄。豈未之思耶。猶憶二十年前。浩如兄狐狸之詩。兄明知其意。而久不能改。可謂不負死友乎。今日石長渝安尹同諸兄。各以茲事介然懷不滿之意於兄。兄亦夙昔所知也。而亦自若。豈兄平生誠切之心。愛及朋友。而不自愛。侃直之言。欲朋友之虛受。而不虛已以聽也。特以阨窮遺佚之日。聊以

自適而無妨耳。此意甚不然也。白沙學術之有疵者也。其詩曰。廊廟山林俱有事。若謂逸民處士。可以頽然自放。則古今當有一種無事之人。與日月而爭光。不與草木而俱腐矣。况于門內則有子弟。門外卽有鄉邦。吾人一行不慎。以是害已。卽將以是害人。不可不畏也。朱子有言。枉費少壯精力。虛擲有限光陰。崦嵫已迫。德業無成。念此如何不痛於心耶。往不可諫。來猶可追。感兄誠直。先施多矣。不敢不布此區區。重唯努力。與沈丹曙書云。兄於禾中。聲譽藉起。此固德音之昭。有不能自閔者。

但托交末。與有光焉。幸甚幸甚。近者所聞於人。則以疇昔遠行深爲懲悔。而并勸亦臨兄以無復進取。誠若所言。可謂自治嚴而愛人切矣。但鄙見所及。有不止此。敢以私商而就正焉。亦臨敦篤長者。其爲進取。不過隨流旅逐。未能脫然於世俗之所爲。非有熱中必得之見也。至於遠行既所未有。世固有敦厚之質。未嘗妄有干求。亦能絕意進取。恬淡遠利。內行雅可稱述。而學術頗謬。用其篤實之力。於離經背道之際。計其終身所得。不足償失。雖復雅以濟人及物爲心。而功不勝其罪者衆矣。所

以學術之歧途。辨之不可不早也。夫釋氏之與儒者。其似是而非。前哲辨之已詳。真有苗莠雅鄭之不可以強同。淄澠涇渭之不可以強合者。而世挾經之子。顧欲以其私智比而同之。至反以彼詖淫邪遁之說。以亂吾大中至正之矩。幾何其不彝倫攸斁。胥夏而夷也。仁兄愛友之切。竊謂宜從本原要領之處。與之極論而救正之。其諸一端兩端之脩舉。雖未嘗非立身大節之所係。若欲以是一二過人之行。引而置之儒者之林。則恐莫之敢許也。如近代張二無黃元公諸公。迹其平生操履。名節

非不可稱。究其歸。特以一節之士。不知理道者也。士君子修身力學。不知求為全德。而祇以一節概其生平。亦可惜矣。若據正而論。身為士大夫。不能閑邪守道。以淑後起之人。而躬之所先尊信服膺者。乃出於無父無君之教。以禍人心而敗世道。其為罪已當久在兩觀之列矣。孟子所謂誦堯誦桀。行堯行桀。所爭豈在遠哉。原本繫丙申歲。廣譽按全集不載何年。其前篇有云。聞頗悔前日之出。并及渝老再娶。佩葱典宅事。姑附於此。

張楊園先生年譜卷四

門人姚夏輯

後學陳梓訂

庚戌九年先生年六十

館語水。是年有儆老篇。同趙二入山訪何商隱。王寅旭語水主人詩。示兒一條。與屠子高書。與沈甸華書。與顏孝嘉書。與孫商聲書。與曹友眉書。答徐重威書。答施龍友書。

璉錄云。秋。璉兄弟拜謁先生於張佩兄齋中。適語溪以東臯遺選數十冊。託佩兄發出。舟子負上。連

呼重甚。先生戲語曰。此未必重。吾以爲輕如鴻毛耳。璉因問學問之於舉業。固可並行而無妨耶。抑必屏棄而後可從事耶。先生正色徐語曰。詩有之。荼蓼朽止。黍稷茂止。企周語及有吳江產數畝。因納稅甚遠。不及早料理。遂受累無已。先生曰。此固宜責己。學者所以不可放過一事也。古人誦詩讀書之日。出宰百里之邑。極是常事。若平時已產數畝。尙不盡心。設或異日出臨一方。簿書期會。紛紛不一。又何所措手足耶。先生出。璉問佩兄曰。先生將何往。佩兄曰。先生於米鹽日用之事。亦躬爲料理。凡出鎮。必豫訪素行誠實者。方與交易。人亦不忍欺之。故交易有常處。不輕數易也。始學齋記云。天地之生人爲貴。仁義者人之所以爲心也。今予與子處覆載中。服衣冠。負書策。列於士林。則旣貴于人人矣。可不求其所以貴于人人者。以無忝天地之心乎。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宏毅。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行天下之大道。宏者廣居之量也。毅者行道之力也。其始莫不自其一念不安於人人之所爲。而守之不變。致知力行。以至於終其身。又自其身推而達之。莫不始自一人獨立不懼。

勉焉不已。以漸及於家邦之遠。若火之然。星星攸灼。至於燎原野而烈山澤。若泉之達。涓涓盈科。至於經川瀆而放四海也。故曰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然欲居仁。必充其無欲害人之心。以盡其類。則斷一樹。殺一獸。苟爲非仁。而有所不忍。欲由義。必充其不取非有之心。以盡其類。則簞食豆羹。千駟萬鍾。苟爲非義。而有所不爲。非然者。雖其聲聞權藉。孔昭於當世。使邦家之人。皆有賢豪君子之目。究其隱微。終不免於雞鳴而起。孳孳爲利之徒。且晝所爲。梏亡其固有之良而已。揆其失。惟在於

辨之不早辨也。辨之云何。今日者感民生之憔悴。父子兄弟不能相保。嘗爲惻然於中。見人事之不臧。欺詐相高。陵軋相競。甚惡其廉恥道喪。非不耿然甚明。乃人心何常。葆之不易。凡諸寢興食息之恒。動作云爲之際。無不內省諸己。孰爲仁。孰爲非仁。孰爲義。孰爲非義。不表飾於大廷。不苟弛於幽隱。人知之惟是。人不知亦惟是。切切焉未免鄉人以爲憂。有初鮮終以爲戒。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當其窮。入孝出弟。閑聖道以正人心。及其行。以不忍人之心。遏惡揚善。正君而定國。約困而不隕。通顯

而不盈。庶幾不失任重道遠之義。而後無負於衣冠書策。中處覆載閒也。與許欲爾書云。竊以傳書與著書不同。著書本其人之所得。瑕瑜高下。其面目不能自揜。傳書當以世教爲心。苟其言不可。以法天下傳後世。則甯爲之深沒其文。以毋滋惑世誣民之禍。則於作者旣爲愛之以德。而在我也。不得罪于天下後世。如忠憲其人。誠君子也。但當時文集固已失之於前。而今茲節要復不能正之於後。則亦忠憲之不幸也。此亦學問中明辨之一端。非欲與世故爲同異。以取尙口之窮也。 答張

佩葱書云。吾人遭此凶災。

是年六月。江南大水。

易所謂震來

虩虩時也。古人進德。恒於多凶多懼之日。益爲加厲。蓋操心危。慮患深。視平日康甯無事。情懷自是不同也。家兄歸。具述闔門擗節之美。以勉弟。弟卽轉述以勉主人。卽此可見修己及物之效矣。然憂能傷人。故詩曰。維憂用老。樂天知命之懷。又自不可少者。陋巷憂中樂。耕莘樂處憂。二者固宜並行不悖也。與陸孝垂書云。患難之來。唯有守正。可以出險。故明夷之彖辭曰。利艱貞。蹇之彖辭曰。貞吉。困之彖辭亦曰。亨吉。蓋不失所亨。惟在守正。故

本義於屯卽云在此則宜守正。以此意非祇一卦一爻之義也。中庸素位而行。雖當貧賤患難。只正己而不求於人。居易以俟命而已。答顏子樂云。吾人所苦。只在虛度時光。忽焉而壯夫。忽焉而衰暮。一無所成。大率坐此。足下自今宜置一課籍。凡日之所課。與心之所疑。以及所得。臨睡則悉書之。要使已有所稽。人有所考。方能日積月累。以期有進。進進不已。斯可有成。諺云。人生一世。試思天地生我。如何賦畀。父母生我。如何屬望。豈宜虛生虛死。等之鳥獸草木耶。此意真切。自然欲罷不能矣。

亥十年先生年六十一

館語水。作惜往日詩云。端為有知皆害義。納之規矩始非狂。又云。讀罷遺經旋內省。始知厥疾在膏肓。自注云。嘗為良知之言者十年。又云。匪為舊章陰護惜。却因簞豆未能忘。自注云。先後為舉業之師二十年。又云。克己未難難復禮。周行不遠未能從。遣長子維恭從學王寅旭先生。伯兄初為次子與敬授句讀。廣譽案見與葉靜遠書。始選朱子文集。

批呂氏童蒙訓。

原本繫庚子歲。覆按先生庚戌從孫商聲借童蒙訓抄錄。辛亥

三月書屬佩葱節錄語類所論童蒙訓過處。則批童蒙訓當在辛亥之歲。

張佩葱欲

納拜。轉說諸先生代懇。先生終不許。姚璉請其故。先生曰。某生平授書外。未嘗納拜。正師弟之稱。蓋見近時講學之風。始於浮濫。終於潰敗。平日所深惡者。而暮年躬蹈之乎。且佩葱學行可畏。亦不敢當也。今後諸同志不以某衰耗無聞。有疑則質。有事則商。某自不敢不效忠告。慎勿襲此標榜之迹也。是後人無敢再申此請者。與張佩葱復舉葬親會同事者二十人。法益美備。是年有與凌淪安書。與孫商聲書。答張佩葱書。與張巖貞書。答鈕亦臨書。與姚大也書。甲申冬。問日後記。

璉錄云。仲春望。見先生於力行堂。問爲學之要。先生曰。程子之教。存心致知。朱子之教。居敬窮理。居敬所以存心也。窮理所以致知也。言雖不同。其旨一也。然存心致知。異說或可假借。惟居敬窮理。則異說無容竄入矣。吾人由程朱而遡孔孟。如由宗子而繼高曾。若不于居敬窮理加功。是欲入室而不由其戶也。又云。某平生用力。小學近思錄爲多。稍有得益。亦在於此。故有志問學者。必舉此二書相勉。璉錄云。同弟候先生。先生訓以爲學當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諄諄數十語。璉問日用工夫。

非助卽忘。先生曰。要知必有事焉。孟子本說集義。程子兼居敬說。益精密矣。吾人日用工夫。居敬窮理。如是而已。若忘與助。病實相因。忘固不可。助亦不可。惟助故易忘耳。又以雞之伏卵。反覆開導。

又云。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何可一日忘之。答姚攻玉書云。先民有言曰。儒者之學。本天。故道曰天道。德曰天德。理曰天理。以至惇庸。則曰天命。致罰則曰天討。中庸所稱。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非是也。至其日用工夫。亦惟法乎天而已。逝者如斯。盈科後進。不舍晝夜。無驟進。亦無暫休。孟子曰。必有

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曾子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死而後已。以是而已。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又曰。知我者其天乎。非有纖毫私智。可以穿鑿附會于其間。亦非有一毫人力。可以安排布置於其際。故曰天也。此儒者之學所由異於二氏者也。今竊觀來書。則深歉然於前。此讀書之不多。與夫生質之不敏。而未免有求之過急之意。夫已去之歲月。致悔于蹉跎。天資之穎異。有不若於人。凡志學之士。宜無不懷此心者。然皆有所不必憂者。先民遺訓。工夫只在循序。只在不舍。曾

子竟以魯得之。用心過苦。用力過急。卽不免有正與助長之患。不特妄意躐等。病隨以生。其見道理必有偏枯不舉之弊。且將使身心不甯。易致疾病也。如日讀四書五經。限以行數徧數。以至年數。固爲窮理之所先。必有事之大目。但恐人事閒之。有不能取必者。而况先難後易。熟則敏生。非可拘拘者乎。又如列以八則。亦覺多端。程門之教曰敬義夾持。朱子之教曰居敬窮理。所學雖博。而持守無多端緒也。至若敬靜一條。尤不能無可商者。儒者主敬而不言靜。故其效至於動而無動。靜而無靜。

釋氏主靜而不言敬。故其流至於空虛無用。非有兩用之力也。亦非可并致其功也。若夫經之與史。雖有緩急輕重之序。亦難截然分而爲二。蓋經以立其本。史以驗其用。理則一也。宜乎並進其功。人之心思。本自靈通。固不可使其泛用。亦不可使之滯于一隅。局于一節二節也。古人課程。不獨朝經暮史。厭飫優游。雖至詩文詞賦。皆藉爲游藝之資。以涵泳其性情。陶淑其耳目知思。未有孤行一意。使讀書之日生趣。索然也。至如教課誦習。似不可分爲己爲人之心。因與弟子講解而已益明。因與

弟子誦數而已益熟。時切檢點。不敢慢忽。卽爲主於敬。長其所善。救其過失。與之遷改。總已分內事也。夙興夜寐。行無越思。內期盡乎己。外期盡乎物。卽爲時時習之。而須臾不離乎道矣。此事往年祥亦未能看作一項。故每至于累心。近方見及。便覺泰然。總之吾人立志則願希聖希天。而用功則一循下學之序。存心則宜以一夫不被澤爲己憂。立身則以簞豆不受於人爲有恥。其取人之善也。不當遺於細微。其攻己之惡也。則無閒於幽顯。窮通得喪。一俟天命之所爲。出處語默。惟視時義之所

可。若將終身。始卒一致。如是焉而已矣。

與葉靜

遠書云。佩葱進德剛而求志敏。後來所至。固未可量。嘗憂老成數輩。後先凋謝。絕續之際。擔荷無人。重賴其興。光昭斯緒也。蓋學術膏肓。未有甚於此地者也。終日講讀論語。只沈溺於小人喻利之一言。終日談說孟子。只孳孳於邪說暴行生心害政之一途。耳聞目睹。無非此物此志。可爲痛哭流涕。自非豪傑之士興起而振救之。人類或幾乎息矣。近得震澤之間士友應求鳴和。綽有起色。傳曰。深山大澤。必產龍蛇。天地之心。殆將有見於此乎。

與徐重威別楮云。世人論學。多說做聖人。僕只說士希賢。賢希聖。世人多說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僕只勸人讀書。世人多說精一執中。僕只說遜志務時敏。允懷於茲。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修而已。又云。山陰先生曰。嘗思一日所行。不負三餐茶飯否。况此凶饑。目前之人。糟糠不給。奈何不夙夜念之。與門人書云。吾人工夫。只存養省察二者相爲終始。無少壯。無初學成德。自強不息。惟此而已。造次顛沛。必於是。死壽不貳。修身以俟。修者於此。必者於此也。中庸首章先存養。末章又先省察。蓋二者如車兩輪。鳥兩翼。廢一不可。其克治則因有偏有失而後用之。省察之繼事也。讀書是士人恒業。其實無往而不然。世之務博覽者。知讀書而不知從事於此。爲異學者。好言未發之體。而不讀書。是以非無美質。而衣冠之子。求一言一行之幾於天理而不可得也。又云。接手教。其中有不能不蹈流俗之失者。家貧親老之語。每見世之勇爲不義。多以此藉口。夫家貧則有固守之誼。親老則有志養之文。聖賢遺訓。至爲昭明。未聞身之不恤而恤其家。子實爲之。而歸過於親者也。抑何不思之甚。

耶。記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平日讀書求志。得力不得力。全從應事上驗之。

壬子十一年先生年六十二

館語水。延姚攻玉瑚課子。爲幼子與敬結姻於沈丹曙氏。築務本堂成。遷家廟神主。先生經營之。與兄正叟同居。怡怡終身。主人請評傳習錄。先生謝不敏。三請乃允。其總評云。讀傳習錄。其損爲長傲習非。爲文過輕自大。而卒無得。姚江罪之大者。詆朱子爲異端。本釋氏以爲教。所謂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者也。若夫傲然以生而

知之自處。自堯舜孔子而外。未有所服膺。尤其無恥之甚也。又云。一部傳習錄。只驕吝二字可以蔽之。姚江自以才智過人。又於二氏有得。逞其長以覆其短。故一意排斥儒先。蓋思論語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世以陸王並稱。實則不同。王較陸尤多欺。已誑人之罪。其不能虛已遜志。則一而已。評晚年定論曰。年之晚與不晚。論之定與不定。考之年譜自見。卽此姚江欺已誑人之罪。雖有儀秦之辨。不能爲之解矣。其他皆旁用側抹。一一辨駁。學者當購其全編讀之。茲

不盡錄云。

此一段三百字。姚氏年譜初本所無。梓所增也。故雷序中有陳布衣一語。實則

全卷梓未嘗校定也。三請乃允之說。出於螿菴口述。今按先生與商隱書云。前日相商評論傳習錄。

若有其本。收二三冊。即點污者不妨也。則先生館半邏時。何先生已發其端。語水主人復請之。而先

生之意乃決耳。螿菴又云。先師每事慎重。不輕下筆。即朱子全集一書。凡看十遍。然後加圈選定。豈

易言哉。原本繫於庚戌年下。馥案。壬子八月與

恥齋書。有初夏商兄委批傳習錄未之舉筆之語。則批傳習錄當在壬子八月以後。廣譽按。訓門人

語姚璉。壬子八月五日所錄一條。閏八月答張佩葱書。皆與

錢說合。選讀書錄居業錄。謂姚璉曰。居業錄

有謹嚴整肅氣象。讀書錄有廣大自得氣象。冬

客有遊閩告行。先生命酒。時姚瑚姚夏在坐。先生

曰。為貧就館。亦不得已也。恐將來所往之地。必不

能靖。囑以早還。否則他適。若鯁鯁重有慮者。時方

承平。不覺也。越歲。滇閩亂。始服先生之遠見。是

年有鄙叟說。原本尚有玩器喻。廣譽按。已見前。戊戌年下。恐有誤。俟考。與凌淪

安書。與徐敬可書。與主人書。與沈甸華書。答張佩

葱書。與姚攻玉書。與姚四夏書。與王言如書。與周

山甫書。答陸孝垂書。答許大辛詩。敘銜恤鳴。即訓子語

傳習錄評云。或疑陽明與朱子同日存天理。去人

欲。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云好善而惡惡。安在良

知之言有害人心世道。曰。陽明欲排窮理二字。而

惟心之所發。便爲天理。又以性善爲無善無惡。未嘗指氣拘物蔽以爲欲。不知何者爲天理。何者爲人欲也。楊朱墨翟。亦是堯舜而非桀紂。理欲混淆。則好惡倒置。生心害政之禍。何所止極乎。又云。閃爍變幻。總不出知行合一之旨。不排二字。是三教一門本領。所論往往首是末非。或末是首非。或首尾俱非。中間是。或首尾俱是。中間非。正所謂假竊近似以文其奸也。豈知本領不是。憑他覆蓋掩飾。終不得而隱其情也。瑚錄云。瑚館先生門下。先生時以補偏救弊是修身要旨爲訓。一日出

見。復申此意。曰。凡言修者。必有不善之處。修之之功。去其不善。以歸於善而已。宮室器用皆然。况于身乎。修之字義蓋如此。又訓瑚兄弟曰。一日不學。則此身卽一日陷於不肖。虧體辱親。卽在乎是。敢不黽勉。又嘗訓瑚兄弟曰。學者立心。當以天下爲己任。而工夫則雖小物亦當用力。又曰。世無無職分之人。人無無職分之日。求盡職分。自不得不不憂。不得不懼。知憂知懼。必使無憾而後卽安。能盡職分。而後可以安命。程子所以亟稱要不悶守本分之言也。先生有族弟無子。以繼室隨

來之子爲子。一日掃墓。欲與拜。先生曰。甯可飲時
來。與拜則不可。時彼父母出怨言。族人家人多有
勸先生者。先生終不許。語瑚曰。禮教不明。而直道
難行如此。璉錄云。先生家居。每坐務本堂東北
隅。一室縱橫方丈。一几一榻。几上朱集一本。筆硯
各一。無他物焉。書亦未見有雜陳也。看書或倦。則
拱手默坐。或徐步課農桑。及蔬果花藥之類。皆手
經理之。或私語璉曰。張先生之學。有體無用。如
某則地理兵法屯田水利之事。無不考究詳明。此
有體有用學也。子有意乎。璉笑而不答。後述以告

先生。先生曰。如某何敢言有體之學。然論道理。亦
未有有體而無用者。程子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閒。
斯言胡可不玩也。若僅以考究地理屯田兵法爲
有體有用之學。則固未知體之爲體矣。先生家
居雖盛暑。必衣冠危坐。未嘗稍有怠肆之容。若有
勞役事。則去上服。著最粗麻布衫。至帽與襪。雖勞
與酷熱。未嘗去也。每從先生登舟。必正身拱立。
俟過先人之墓。於舟中深揖。又遠數十步始坐。聞
之自壯至老。行雖急未嘗閒焉。先生一日語璉
暫出。問何往。曰。亡婿總服已及三月。今至彼處釋

之耳。於卑幼之喪不敢不勉如此。因知先生素冠服以此也。與孫永修書云。夫子以大孝稱舜。首曰德爲聖人。舜亦人之子也。在彼爲法天下。可傳後世。在我碌碌。德音不昭。幾何而不忝所生乎。然則能讀幾卷書。作幾篇文章。在鄉里作一尋常無過之人。斯亦不足言也已。唯希賢希聖。夙夜黽勉。晞顏亦顏。古之人豈欺予哉。

癸丑十二年先生年六十三

館語水 幸長子維恭從學佩葱 選朱子語類

是年有錢柏園文集序。紀友贈計需亭序。與陳

乾初書。與葉靜遠書。答張佩葱書。與胡次嚴書。與姚大也書。與陸霞生書。與門人書。與呂仁佐書。答陸孝垂書。與董理涵書。

備忘云。心粗性急。讀書之至戒。改之爲貴。

仲春自警。下二

條同。君子而不仁。正如白地上雖著些黑點。要之

也不多。不久亦當湔滌。小人而仁。正如黑地上雖閒有些白點。不久終是變滅了。理明義精。則能知言知人。知言知人。則神閒氣定。而此心能宰制萬物。程子所謂金革百萬。與疏水曲肱一般。如此方可以成天下之務。定天下之業。所以學莫先於

窮理。窮理之益莫大于讀書。嘉玲錄云。二月丁卯。同先生攻玉至震澤。先生曰。中庸言素位而行。吾輩今日素位。則貧賤患難。自是正命。若妄想富貴。便是桎梏。便非正命。瑚錄云。先生曰。非義之貨色。吾人視之。當如洪波烈火。如鼎鑊刀鋸。又曰。論語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於此當反覆思之。思之審。欲信之篤。若信不及。真是枉做小人。又曰。昔吳袁仲有言。學問之要。只是事事不可放過。才欲放過一處。便長因循怠惰之心。此語甚善。卽先儒所謂居敬。所謂必有事焉也。果能持之以恆。

終始不懈。使造次顛沛。亦無放過。則極其精密矣。

東莊侍坐。先生諄諄以讀書相勉。又曰。境之困苦。士之常事。貧窮患難。豈有獨我受不得之理。

又曰。方正學云。人才日衰少。善保膝下兒。吾人有課讀之責者。不可不時存此意。先生遇諱日。祭時用墨冠白服。佩葱問焉。曰。家兄不能變服。故某亦不敢純素耳。嘗從先生至半邏。百里之遠。必終日危坐。坐處亦不移尺寸。每私驗之。必如此。語之佩葱兄。佩兄曰。玲與先生同寢。通夕未嘗反側。真所謂夢亦齋莊也。璉錄云。先生曰。先儒有云。

讀朱子門人所記之書。不若讀其手筆之書。此言固是。蓋朱子手筆之書。其精微純密。曲折融化。似非語類所及。然非潛心體會之久。不能得其微妙所在也。若語類一書。明白詳盡。初學先玩之。即可知所從事而獲益焉。兩書讀有先後。要之不可偏廢也。又曰。某欲取朱子文集語類兩書。選定編輯。錄其最切要精粹者。為朱子近思錄一編。自問精力日衰。不能及矣。有志者異日體此意而敬成之可也。原註先生辛亥年選朱子文集。至壬子七月命璉抄選。日癸丑年選語類。至甲寅夏。畢璉亦抄藏。語類甫卒業。而先生已不起矣。若天假數年。近思錄可成。惜哉。甲子夏記。又

曰。本朝理學。如曹薛吳胡四君子。某讀其書。知其道。可以繼濂洛關閩。可俟來學。愚意朱子近思錄外。可輯為四子近思錄。謂璉兄弟曰。予惟好是懿德之心。自驗覺甚切耳。近日於詩之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與易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二三處愈見親切。璉問先生壯年學問之功。先生曰。予念先孺人之訓。有曰孔子孟子。只是兩家無父之子。惟有志向上。便做到大聖大賢。又曰汝須做人行道上人。予自少至老。遵奉此訓。慄慄危懼。不忍忘遺體之

重而已。人行道句。作時語讀。問爲學之道。曰。莫先篤信。子

曰篤信好學。又曰信而好古。惟信得篤。然後好之至。若不信而能好古。未之有也。因言學字始於說命。惟學遜志務時敏云云。蓋學莫要於虛心遜志。其曰務時敏。卽所謂時習也。其曰敦學。卽所謂朋自遠來也。今之學者。雖自號好古。絕無謙虛退讓之心。究竟不過成得驕且吝之驕字。克伐怨欲之克字而已。與何商隱書云。讀語類。其服膺不釋者。顏子好學及宏毅章所錄。尤覺會心。敬聞左右。以當野人之芹而已。與主人書云。韓子云。有以

志乎古。必有以遺乎俗。近本此意致書友人。略言君子之儒。遜世無悶。究竟爲天下法。可傳後世。小人之儒。同乎流俗。合乎污世。贏得身名俱辱。其界分所爭。要亦無幾。只在辨之於早。固知微生之見。宜爲舉世所疾。附此相質。未必不爲知己所可也。答屠子高書云。夙昔屢承下問。比復審思。或者先生養氣之功。尙有未至否。蓋人至大至剛之氣。本諸天地。生而具足。直以養之。而無所害。則足以配道義。而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無是則餒。小而日用之常。大而彝倫之重。當言而不敢言。不當言

而不能嘿。當行而不敢行。不當行而不能止。以至遷善不力。去疾不盡。率坐此故。竊以為此種工夫。凡在覆載之間。無一人可不為。無一日可不為。故云必有事也。與王寅旭書云。今日言學。往往有人。約而言之。兩種而已。重致知者。薄躬行為無足取。此則所謂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者也。尊踐履者。忽窮理為不足事。此則所謂淺陋固滯。而不能進於高明之域者也。二者互相非詆。而邪說由之以生。甚則交相水火。而暴行因之以作。誰實軌之以中正而無失者。先生佩兄遠近相望。

可謂南服之英賢矣。名世之業。雖不得見諸當時。名世之學。則自可傳之後起。伏願吾友朋相與黽勉。毋以經綸參贊。非幽居之責也。答姚四夏別楮云。他人為學。苦其不前。兄則憂其過銳。而不量力。他人患其一得自安。輟多於作。兄則憂其一事未終。又進一事。二者均足為病。根原則一而已。試觀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一息如此。終古亦如此。故曰自強不息也。與陳霜威書云。吾人一生學問。不外養德養身二事。讀西銘可知。仁人孝子之用心矣。日用之間。願深體此言也。

與孫商聲書云。旬日以來。聞大邑社事復興。吾兄往應其請。慕賢乎。隨俗乎。誠不能以無疑。韓子云。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不知茲事之興。在君子道長之日乎。小人道長之日乎。異時主張茲事者。為吉德之人乎。凶德之人乎。恐不難一言以斷也。竊嘗妄謂君子之德。遜世无悶。然究竟為法天下。可傳後世。小人之儒。同乎流俗。合乎汙世。然贏得身名俱辱。昌黎氏所以勤勤於友生。謂其有以志乎古。必有以遺乎俗也。以兄高明之識。自宜辨之于早矣。弟於東漢諸君子。竊慕徐孺子之為

人。願學之而未能。其後管幼安潛龍以不見成德。諸葛孔明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之語。未嘗不佩服終身。然自顧非其人。不敢妄擬也。兄於韓子素好其文章。而於東漢諸公夙景其風烈。故敢引喻及此。願宥其狂瞽。而加察焉。原本繫丙申歲
廣譽按與孫書前有二篇。庚戌辛亥所作。此書篇首云再歲不晤。當在是年。又按七月與張佩葱書云。商聲兄一劄煩致。然尚惟酌之。不宜達則已。蓋即指此書也。

甲寅 十三年先生年六十四

家居。正月為長子維恭娶婦朱氏。寄姚夏書曰。不佞舉子遲暮。不意及見新婦之入門也。蓋先生

貧病已甚。以喜以悲也。

原本繫癸丑年下。馥按甲寅與葉靜遠書云。今之正

月。勉爲長子授室。當入甲寅。

春病脾。諸生問疾。移榻中堂。七

月二十八日。疾革。命具衣冠。恬然而逝。何雲士某

某諸先生經紀其喪。次年乙卯。雲士先生偕諸先

生及門數十人會葬先生。時盜賊猖獗。里中騷然。

有先生先世之鑿。不暇遠擇地。卽卜兆於楊園里

宅東南田畔。相距半里。西山甲向。地非爽塏。鑿小

池灣以瀉水。馬鬣之封。童而不樹云。是年有答

葉靜遠書與姚四夏書與徐重威書與沈組綬書

玲錄云。二月乙巳。先生曰。近來看得道不遠人一

章覺親切些。道不遠人。卽有物有則也。故下說其
則不遠。註中所以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如云
聰明在耳目。慈孝在父子也。改而止。改字最說得
切實。人能宏道。非道宏人。道非亡也。人自外於道
耳。但能改其無道。卽在道中矣。然道實不外乎人
心。故云忠恕違道不遠。但單說心。則異學禪學皆
言心。可以假託。故下文又言子臣弟友。庸言庸行。
則中庸之道。信乎其不遠人。而非隱怪之所得假
矣。又云。中庸言道。費而隱三字最盡。刑名術數
之流。其於道之費處。略講究得些。然不知道之隱。

虛無寂滅之學。其於道之隱處。略窺測得些。然不知道之費。惟言費而隱。則高不入于空虛。卑不滯於形器。程子又說體用一原。顯微無閒。尤親切。惟道之費而隱如此。所以學者不可不操存省察。玲偶說與門人說書。先生曰。最要是欲學者反身而自得之。臨別。又曰。大舜所以爲聖人者。只是虛受。文王所以爲聖人者。只是乾乾不息。瑚錄云。七月二十三日偕佩葱問疾。時先生久病。羸瘠已甚。不數日卽易簣矣。猶坐至更餘。端莊整肅。諄諄以學問勉瑚兄弟。未嘗稍有倦怠敲側也。所謂

一息尙存不容少懈如此。璉錄云。七月二十六日。先生猶衣冠坐起。倦極而寢。張企周往候。先生欲起整衣冠以見。企周固辭。不獲。先生曰。君子愛人以德。此不必辭。與沈子相書云。日者仁兄固留。而弟必決去者。以日下方持慎言語節飲食之戒。誠恐他友繼至。不能俯察。應酬太煩。不免多言傷氣。多食傷脾耳。旣而思之。冬春以來。相見者三。無次不以死生爲言。得非以弟於死生之際。有所未達。猶有貪生畏死之見乎。自惟生於亂世。幼痛終天。雖久視息覆載。詩所謂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者也。况復行年六十有餘。尚有何貪何畏。但吾人所以不同於釋氏者。行父母之遺體。不敢不敬。故一出言。一舉足。不忘臨深履薄之義。凡夫日用酬酢之常。食息寢興之細。苟一出於忘身徇欲。是皆立乎巖牆桎梏之類也。豈若釋氏祇以不貪生。不怖死。爲了死生大事。而終日以末後一著爲念哉。夫吾儒所謂末後一著者。得正而斃。全而歸之而已。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又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祥於道未之有聞。正恐未得死所。雖甚迷昧。樂正子春之戒。亦知守之不敢有違。是以甯虛友

朋之愛而不顧也。又承論及先師山陰先生古易之書。竊疑未論其詳。不當爲先生傳布於世也。蓋祥於甲申仲春。見先生於蕺山之宅。聞先生有易義之書。請而讀之。先生曰此往時作。不足觀也。吾欲改而未及。自此距先生殉道。不過一載有餘。未聞有所改正。然又非程子易傳尙冀有進未欲遽傳之意。則今日及先生之門者。當體先生之意。本伯繩之志。敬守其書。藏而弗失。可也。何必亟亟行世。以爲先生重哉。况先生輕重。豈在書之傳與不傳哉。易自畫卦繫辭以來。義文周孔之後。程朱之

前代有作者其為明乎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義使人居安樂玩得以寡過者固多有功於天下後世其為不知妄作得罪聖人者已不少也蓋易之為道微顯闡幽知來藏往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故繫辭曰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後之作者舉其一廢其百得於此失於彼凡夫用智自私穿鑿附會而不軌於大中至正者皆賊道害義而得罪於聖人者也故記曰易失之賊近代世教不昌儒風不振學者不明於義理大都以釋老之似亂大道之真其為賊更不可言縱使不至於賊而多此書易不困之加明少此書易不因之為晦又何必紛紛多事自取妄作之咎哉朱子燭籠之喻多一條骨障一路明竊謂今之言易者無不然也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惟仁兄進而教之勿以其人將及溝壑而棄之則幸甚幸甚

梓按先生歿後門人姚璉編全集至康熙甲申後海昌范蜀山先生鯤鼓勵同學協力付棗刻初學備忘訓子語備忘錄言行見聞錄近鑑經正錄喪葬雜說近古錄補農書訓門人語讀書筆記十餘種文集甫刻十八卷辛卯蜀山歿工遂不竣至辛丑梓借硤川張君莘臯鳩刷資三十金印集分布後五六年集板以流言燬於火今兩浙所流傳者惟辛丑所刷數十部而已先

生自夫人以下五棺貧不能葬。因具灰沙窆於先生墓側。又以三和土周先生槨外築尺許。舊有小石碑云楊園先生之墓。乾隆十八年。浙江學使雷先生更之鉅碑。題曰清故理學真儒楊園先生之墓。

張楊園先生年譜附錄

後學陳梓輯

未刻書目○願學記

卷六

問目

朱子文集語類選

目 王學辨

此范先生定此名非先生本有是目也羣書日記亦然

讀書

居業選

羣書日記

未刻文目○題劉忠宣公遺事

題傷蛇行

題考

槃獨寤圖

題詩存後

壬子

書春秋繁露後

崇禎丁丑

書龍溪題壁後

書清江異隱兩集後

書倪

譜改田碑後

丙戌

書理桐拙操後

先生年譜書

後 書某友心意十問答後

跋唐灝如葬親社

約 附清風里補例三條 跋西臺慟哭記甲午七月

書宋理宗事 跋綠雪亭雜言一條敖英著 書朱

翁永昌後札後乙未三月 跋沈德甫札 書姚氏族

譜 書小學末示學者 書近思錄後示兒丙午

跋朱子與長子受之書後 書聖途發軔後丁未

書吳孟度像後 書羅豫章誨子姪書後 書許

淮陽紀異後 書六戒後韓詹夫著 書文學錢公墓

誌銘後 書貽孫集後 書徐子顧嘉予傳後

書徐子保甲論後 跋五老同壽卷癸丑 梅花賦

引 白兔賦引 生壙引 自箴并說己酉 硯銘

二 戶銘 斛銘 瓶銘二 夏楚銘 錢太常

像贊 告先師文 仲丁告師孟子文壬辰 祭先

代始為飲食之人 告尤氏先人文己亥 告錢厚

菴先生文 會葬告呂念恭文 告陸壻文 哭

顏士鳳文 同社弔岳孝廉文 弔祝開美文

祭錢字虎文二 弔呂公亮文 弔唐鄰哉文

弔李石友文

何商隱先生初學備忘引云先生懿德醇詣一生授

學默默以忠信篤敬孚於人絕不事口耳佔畢然

而言論旨趣之著見于筆墨者已自不少汝霖之

交先生晚終始十七年中說之而學未能也辱不
我遺每出一簡相示必極謙慎蓋意不自足又惟
恐人以空言視之也迨病亟始託全稿而欲質靡
從已然由中有本之言字字皆可垂教原無容贊
一辭者如自省則有願學記備忘錄師門則有問
答錄聞見則有言行錄訓子有語誠人有鑑喪祭
有說農圃有書俱一一從身心日用閒體驗天理
民彝以爲立身應事自淑淑人之準則非辭章訓
詁家所能窺其一二者故不厭知希切切懼鄰於
表暴真實學也其餘尺牘詩文散在知交者尙多

方事彙集惟塾中與羣弟子語一冊蓋嘗手定其
次爲上下卷題曰初學備忘每授學者傳抄則梓
而行之或非先生之所靳也竊慨正學陵夷三百
年中河津餘干而下指不易屈讀先生是編庶乎
嘗鼎一臠知味者將毋想見其全乎武原何汝霖
識

凌渝安先生序先生全集云人之爲學所以修身盡
性也性雖無形而其理不越乎倫常事物之間故
踐形卽所以盡性下學卽所以上達知道器之不
離則可與言性矣自論性不明往往有爲傳心之

學而反失其本心余友張念芝先生於學絕道晦之日獨明於心性之故而修身力行以踐其實其於是非真偽之際辨之明而守之篤其言日子思首原天命之性而蔽其旨於大本達道孟子揭性善二字以示人而驗其情於四端之發由是而紛紛之說始定厥後程子出而曰性卽理也又明確不移聖人復起不易其言陽明易之以心卽理也便錯蓋心則虛而活謂之具衆理則可謂之心卽理則不可故中庸言率性而不言率心孔子不言其性不違仁而言其心不違仁况渠以無善無惡

言心之體則心卽理句亦屬鶻突不過師心自用廢却讀書窮理之功而已不窮理則不知性不知性豈能盡心哉故姚江之學興則說理全無根據認虛靈知覺爲心而以無善無惡名之則雖言理而反失其本心浸淫於禪而不覺矣此張子見道不惑尊聞行知故其言之焯焯而一時知之者亦寥寥也蓋陽明本以文人餘習好異立新彼於仁義禮智而外獨提良知兩字別立門庭爲根據孟氏而不顧博學詳說明庶物察人倫之旨婉轉說合以良知自有天則萬事只求心之所安天理之

粲然於吾心者謂之文種種說歸于心內不肯以格物爲窮理其病只坐心卽理也一句生出夫賦於性而統于心渾然在中者理之一本也殺于事物察乎天地有物有則者理之散殊也窮理盡性以至命孔門之正學也不言精義利用而謂一心惺寂足以窮神達化道器之分釋氏明心之學也以理明義精之學爲支離而致良知於事物之間祇求心之安未審合乎當然之則姚江師心之學與異教同源也恃其聰明舌辨足以禦人以佐成一己之說而一時之好徑欲速者喜其言之直捷

而放縱闖茸者樂其教之脫略而不核於事情相與尊之轉相矜尚况其文學事功亦足以震炫一時而淺識者遂以有言者信其德勇者信其仁也將盈天下而莫辨其非矣或爲兩歧之說者謂朱子自明誠之學也而陽明白誠明將等之堯舜孔子乎况孔子生知猶居自明誠之列凡其開示後學皆由教而入者也陽明以自明誠爲非亦安識所謂自誠明豈非以杳冥昏默最上一乘之說爲之胚胎乎張子拒之素嚴雖未能摧排廓清然當羣言鼎沸尙知伊洛淵源者則張子反經之力也

抑思百餘年以來聖學榛蕪反覆沈痼士子毀棄程朱之書漸不識孔孟門庭猖狂自恣往而不返故學術亂而士習壞士習壞而生心害政之禍淪胥而莫救則學術之關氣運豈小哉語溪何求老人以崇正闢邪爲己任尊信朱子之書而表章之辨析精微表裏洞徹使學者因朱子之遺言以尋孔孟之墜緒如披雲霧而見青天厥功不細然學其學者未免爲語言文字之習講論愈繁而知德者鮮文章日多而約禮者寡畢知殫能於時藝之中謂足盡聖賢之蘊卽所以論道講學而於修辭

立誠之道未能體會將朱子惓惓釋遺經訓後學竟是安排作時文地步而以修飾之辭爲干進利祿之資恐崇信陸學者益思所志所習之論義利之辨深中學者隱微而偏內之弊愈不可返又將來斯道之憂也惟念芝先生學有本原功崇實踐持守集義養氣之功致力庸行庸言之際道器不離動靜無閒驗其素履則厯險難而不渝極困窮而自得凡發於語言文字絕不矜情作意藹然自見於充積之餘言愈近而旨愈遠見愈親而理愈實有德之言非能言者比余交三十年察其語默

動靜莫非斯道之流露非深造自得者不能也先生之學可謂明而誠矣先生生於明季少時向道聞山陰劉先生爲海內學者所宗往受業於門先生德器溫粹陶淑於山陰更覺從容歸而肆力于程朱之書學益精密識益純正仰質先聖其揆一處洞悉無疑而同學者或詆其說之異同不知信程朱卽所以信孔孟博文約禮孔門教人之準繩知言養氣孟氏爲學之律令程朱之書翼經而行如日月之麗天求道者舍此而別求門庭是猶背日月而索照也使先生而在充養自然積厚流光當不能名其所至然其所已言者實與先儒相發明以惠後學猶規矩之於方圓也粹其書而公之遙遙宇內必有負異挺特篤實爲己者讀其書自有以得其中之所存也烏程凌克貞撰

又與楊園書云天下之變由于人心人心之變由于學術百餘年來聖學榛蕪歧途百出今欲挽久溺之人心開久錮之耳目非大力量者不能如弟輩學力亦無精彩動人儒門亦覺冷落而弟之朽鈍爲甚循途守轍正如策蹇驢于康莊狂瀾顛倒不能障百川而東之惟願尙友千載沒齒無悔而已

當與兄共勉之道之不明有二溺于俗與溺于意見耳溺于俗者不必言溺于意見者其病難挽大抵聰明文學之士入手便思超脫立論喜求新異始而厭薄程朱既而厭薄孔孟孔孟不敢毀惟取立論之異於程朱者以爲快不知亙古今只有此理而已何嘗有所異到得義理精融時自覺得新意無窮夫子語顏子而不惰豈曰有所異聞耶學者入手當思有著力處便求超脫不得心境到得能樂地位自然神明變化何止超脫若不思致力之難便求會心之適唯有影響解悟之見以自適已意而已施之日用多驗不過種種病痛直探其源只坐合下的然一念上來果有闡然求道之心則病根自少學者聰明各有分量又無篤實求道之心狂言異論不知世道人心將何所歸也弟與兄年力已過然弟以爲血氣雖衰嗜欲淡而天根見克己之功亦覺省力願與兄更加猛勵一線未斷誰爲留之

沈石長先生與先生書云於季心容巢兩兄閒得驗知道力之高厚與義勇之剛方私擬以爲所養如此而所發如彼真孟子所謂浩然之氣直養而無

害者也去夏今春又得讀所寄渝安爾慥穎生札
救朋友之急必本于天地之立心規同人之過必
推于學問之根原命意措辭一字不苟以爲當吾
世而求師程微長兄其誰與歸然以弟之不肖至
愚至柔少負先人之訓長無師學之傳虛度光陰
已及見惡之年而精神頹放不能自振所謂蒲柳
之姿望秋先零者也乃其心不死猶有爲人之望
而性復忿戾不能安于世俗每欲絕類離倫飄然
獨往以爲斯人固不可棄而鳥獸尤不可同但茫
然回顧何處是安身之地此磊之所以日夕躊躇

而未有決者也卽如謀生一事力旣不能負耒又
無工商之業只得以處館爲事乃前乎此者課文
旣與心違後乎此者句讀又與俗戾而同志之中
不以謀食相諒而反以謀道相託是自欺欺人進
退兩無所據矣此又磊之所以日夕愧恨而未有
已者也方今世已衰矣道已微矣所賴一二同志
相與力閑聖道鼓倡後學留碩果之不食以爲窮
上反下之計然易曰儉德避難禮曰默足以容此
正殘光匿采之時乃或者欲以口舌爭則執塗之
人而告之或者欲以文墨顯則大集羣衆而講之

休咎卽不可知恐爲己爲人之學闇然的然之道于此焉判矣此又磊之所日夕憂惕而未有己者也最可憂者今日一二有志之士能自振於波靡之中所謂卓然特立獨行者也而或流爲異類或娛於詩酒或崇尚氣誼陷於非僻則有志矣而未必同其志不必言也若夫一二同志之中又自有道術之裂其或脫落聞見而獨提本原者以爲性在先而教在後吾已窺見性命之原則學術俱綴是開天下以荒經蔑古之禍矣其或拘文義專務尋章摘句以爲知在先而行在後吾日諷詠詩書

文藝而聖賢在是是競人以辭華而不知有敦本尚實之行矣更可憂者其志同矣道同矣而未同其功則或限於資質之魯氣習之惡境遇之艱疾病之困師友之離索坐是以有盡之居諸恣無己之悠忽卽如長兄惠教以來星移物換已三度矣而長兄之德學益進於高深蔽地諸賢未見有超軼絕塵也或反失其本來面目者有之至於弟磊之無狀真朱子所謂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自宜有道君子之所棄絕然每讀朝聞道夕死可矣之章惕然有寤于心以爲人有生而不聞道不唯

不可以生并不可以死故不聞則百年皆虛聞則
一朝夕皆實豈可以當世有明師良友而不一懇
求又豈有仁人君子見龔瞽者之匍匐於溝壑荆
棘而不一指引之於正道也凡此種種之所欲質
者俱于身世有關而不可但已本宜徒步就正既
阻於力屢欲筆叩又懼其突而無禮且書亦未必
言之能盡意滿擬念時兄之約或得因以一觀光
儀而折衷其疑不謂竟虛德音之來括而愚蒙之
通塞亦有命也輾轉圖維若終不言則蓄之無已
時矣敢特因季心之便而冒昧以陳惟先生憐而
教之

王寅旭先生喜先生至山詩云歲寒期約各蹉跎祇
有先生帶雨過驥子已能閑禮數龍門猶自喜茲

歌

考翁同趙二
理及令郎來

縱談經濟農書好細勘精微小學

多幾許客懷消未得朝來不待酒杯和

原本載七
律二首廣

譽按其二係贈
趙二理故刪

張岵瞻先生上何先生書云玲生三十有一年矣二
十一年而始聞先生之名又五年而從凌先生執
贄以見又六年而請納拜正師弟之名先生許又
六年然後受曉菴何求備聞斯言蓋不屑教亦不

終絕玲方退而修省冀自今行無大虧復申前請
繼見與凌先生手書又似欲終絕者若是則玲之
惑也滋甚蓋聞民生于三君與師皆以義合其合
也則君先乎臣弟先乎師禮也後世人倫不明君
罕下士而士多失身少不親學而長好爲師二者
交譏然而人倫不明由於師道之不立也師道不
立則異端爭起于是有所謂良知之學者良知之
師敖然自聖不師往哲自立門戶思以其學易天
下而無從也見才俊之士則多方以鈎致之旣得
之患失之故或拜而復還或還而復拜擁臯比之

儀有同兒戲浸淫不已四海風靡羣然慕心學之
名而好之旣乃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迹其
授受始猶矜私智驚虛聲而卒流爲勢利之門於
是以講學爲倖竇以載贄爲苞苴當事可通則通
當事山人可附則附山人惟利之求無復廉恥其
壞人心敗風俗蓋不少矣極其流禍遂至於遺親
後君天崩地坼而餘波遺焰之所及迄今未弭嗚
呼其原始於學術不正而生心害事禍至此極也
當此之時非有至德可師者拯其橫流何以回一
陽於重陰之下而來復哉側聞張先生素以興起

斯文爲已任今者道明德立玲之愚陋何從仰測
高深然嘗竊識君子之緒言矣凌先生曰同人學
問各有偏長成德君子其惟考翁曉菴曰君子以
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楊園有焉何求曰先生闡
修一室而聞風者悅服覲德者心醉惟其誠也尊
教則曰學術至正言行無疵三百年來指不多屈
至其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尤莫
知其所以然也先生自任則曰祖述孔孟憲章程
朱非吾人之責而誰責夫諸君子皆知德之人又
非阿私所好合而觀之則先生之足爲師表誠有

欲辭而不得者然猶深執謙退概謝從遊蓋以君
子所處非獨一身得失乃闢風俗盛衰今之師弟
濫觴已極故欲杜門却贊以身示範其亦憂深而
慮遠已雖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我求童蒙而相
感以私所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也童蒙求我而
志應以公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也二者相似而
其是非得失之歸相去遠矣且燐火之不息正以
日月之未出也甯當因噎而廢食哉孟子不因楊
墨之橫議而廢設科朱子不因金溪之倡教而謝
諸生惟其守先待後雅意作人用俾聖緒光昭久

而不墜然至于今聖遠言湮已不勝邪說交作之
憂向使孟子朱子俱塊然獨善以全高則後之人
雖有志於孔子之學孰從而求之而道術之分離
乖隔又不知其何所底已是以君子進則行其道
退則傳諸人豈好勞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
以盛德如先生善教如先生人心向仰如先生邁
此道喪學絕之日進旣無可爲而退又不欲廣其
傳彼之近聲利而溺虛無者固已前禽不誠矣卽
有願學之士亦且望絕計窮或求進不得而退自
廢棄甚或憔悴以死又其甚者轉而從學異端而

未知返先生豈不畏天命閔人窮哉不然其亦何
心於獨善也意者門牆旣闢風動四方恐非龍潭
老人之意乎竊謂龍潭老人誠不測其所至度亦
同人於郊咸晦志末之倫耳以視康齋興起餘干
之功孰大孰小必有能辨之者矧先生今日旣無
勢位之榮又不標榜爲事自好者無所嫌而敢進
有爲者無所爲而不來不過二三後生不遇于時
之士帶經負耒相從于十畝之間衡門之下以求
其至難得者于身初不敢有夸毗矜躁之念冀或
風動四方以上累師門則與先生匿景沈聲身焉

用文之意固並行而不悖也若謂維皇不欲斯文之喪則秉彝在人心師友在簡策豪傑之士無文猶興卽欲就正有道亦顧其實何如耳甯必摳衣委贄標師弟之名乎則愚又有說焉無文猶興天下一人而已方此風頹俗靡人才衰少苟有志於學者皆當曲成之俾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此乃萬物並育之心豈可以豪傑概人人而况人之豪傑自許者未必果豪傑乎如接輿荷蓀之徒惟自許豪傑而不屑屈首于聖門故其高風峻節雖令人慨想於千載之餘然每讀書至下車而辟反見則

行未嘗不嘆聖人之畏天命閔人窮無時敢忘而自以爲是者之終難入道也假令彼得聖人而師之其所造甯止此哉蓋孟子所謂歸而求之有餘師者特以拒曹交之不誠雖至理亦不外是而非聖賢教人之成法也語曰嫺習禮樂不如式瞻儀刑誦文辭不如親承音旨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有以夫不然者秉彝在人心而執氣拘物蔽之心爲良知師友在簡策而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且剽竊聖賢之說以文已說其不畔道者鮮矣誰則能無師傳而神會乎若夫名者實之賓也

世固有有名罕實者矣實至而名不從未之有也
或曰先生雖不以師道自居及門譽髦已不一人
薰其德而善良者又不知凡幾矣是豈有心獨善
哉果遇英才固所樂得而涵育也子自無受教地
耳夫復何言嗟乎此則玲之罪也玲少愚陋既長
雖幸得從諸君子遊然賴其教而知人生固有學
問焉不當溺于舉業之卑汚而已至於克伐怨欲
生心而不知制情慢邪僻設身而不知檢罪大行
虧悔於前而靡贖遷善改過期於後而未能而窮
理之事入德之門則尤茫然罔識厥旨雖有善教

將安施也顧以行負神明親不逮養今誠不忍以
遺體終陷小人之歸冀及時操祓篲于有道之門
以爲出谷遷喬之計悽悽丹誠懷已數年而不意
先生拒之深也夫日月所照靡閒容光雨露所濡
不遺朽木若曰自授書而外未嘗有曰師曰弟子
者則上旣不獲隨敬夫諸子執箕膺攜于前下又
不得從蔡生授几奉杖于後每一念至誠不自知
其涕泗之橫生也而諸君子之進說於函丈者猥
以朱蔡爲言則先生且將隱度之曰朱子固予所
願學玲猶不足當季通之一映惡乎知夫道若是

則先生之牢關而嚴拒固宜諸君子不棄玲而終
覆露之請易說以前曰與其進歸斯受孔孟家法
也震澤之濱有一人焉與波上下幾死者數大懼
而號救於先生者六年矣又如是而後救恐終汨
沒矣其勢急其情悲仁人能終不一動心乎倘得
矜哀而蚤收之以療其飢渴之害心以少答父母
生我之意于萬一則先生成全之德沒齒不忘而
諸君子以大公之懷而引掖放廢之人俾贖得聰
俾矇得視而敢不飭身補過以爲圖報之地乎雖
然玲非獨爲一己之私而已誠願先生懼生心害

政之禍體孟子朱子之心毋終執謙退以龍潭老
人自處用是興起斯文萬物並育則師道立人倫
明他日一陽復生天下英才應運而作或有其人
而孔孟程朱之統豈終無所託乎昔昌黎上宰相
三書君不先而自售士林惜之玲以困蒙求師當
不嫌於瀆故雖見絕而不知止今聞講席將東敢
爾上塵台聽伏懇朝夕從容轉布下誠俾遂區區

幸甚幸甚

王曉菴先生評云沈潛懇至剖析詳明

已哉雖然文不足道也憂深慮遠擔荷已復不淺

雖欲自寬不可得已興起墜緒砥障狂瀾責有所

易園年譜

附錄

曰某當時初謁先師亦累千言然襍亂不足存稿

七

已焚矣惟先友佩葱上書商隱先生凡二千餘言
求執弟子禮于楊園曉菴擊節謂駕師說而上之
足下當熟復他日倘修先
師年譜不可不附錄也

又咏關盼盼詩云楚姬花艷本傾城忽洗紅粧女伴

驚自是倚門非所好退修初服豈求名 公子王

孫狎送迎一朝謝絕莫相驚直教投贈人難近方

信冰心出至誠 製芰搴蘭結束新含情欲寄所

思人縱教梅標無消息寂寞空閨自守身

梓初見
蟄菴先

生時先生云佩葱初見先師有詩三絕君
可錄一通時時諷之則學道之志決矣

又謝樵叟一絕云綽約山花滿路旁遊人爭採入奚

囊若非樵叟勤相告服艾盈腰尚說芳

陸稼書先生年譜一條云先生年五十四歲閱張考

夫備忘好生從松陵姚氏借鈔持至與先生同讀

兩日深以爲快後丁卯之夏從恆陽寄書語水主

人長子曰張先生遺書未有刻本前偶見其備忘

一冊篤實正大足救俗學之弊尊處必有全集表

章之責非高明而誰哉又一條云語水主人長君

來會云張考夫初年不欲教弟子作經義晚年亦

教爲之又言考夫爲人謙讓爲主於老年多推以

爲勝已於後生多方鼓舞然少分寸老年後生居

之不疑反成病痛云云

梓按備忘一書正先生晚
年所著一條云程子有云

楊園全言
舉業不患妨功只患奪志人苟志不爲所奪雖作
舉業無害否斯言不然也人苟志不爲富貴利達
豈無一事可爲何故而必爲舉業夫志氣之帥也
豈有志既奪而功不妨者觀此則晚年亦教子弟
爲經義者不亦誣乎此不過主時文講學之說而
以此玷先生耳至謂以謙德滋流弊尤不足辨矣

張楊園先生小傳

先生居桐鄉之楊園村故東南學者稱爲楊園先生
諱履祥字考夫號念芝幼孤王父及母夫人訓之
成立幼中酒母責之諭曰孔子孟子亦是兩家無
父之子只爲肯學好便做到大聖大賢爾勿自棄
也年十五爲諸生恥入社嘗讀小學近思錄忽有
得作願學記遂東渡拜劉念臺先生門下有甲申

春冬二問目歸而肆力于程朱之書真知力踐覺
人譜獨體猶染陽明然以師故不敢言澈湖何商
隱先生延之家塾出傳習錄請評以維斯道以覺
來學先生不敢任也既而館語水主人復以請先
生復固辭既乃慨然謂東南壇坫西北干戈其亂
於世無所上下東林諸公氣節偉然而學術未純
神州陸沈天地晦盲生心害政厥由傳習於是毅
然秉筆條分縷析洞揭其陽儒陰釋之隱以爲炯
鑒蓋自此書出而閑闢通辨困知皆所謂擇焉而
不精者矣吳江張嘉玲棄諸生從先生遊資獨敏

故所造彌粹諸弟子或質魯不善學或藉以干祿
或襲爲口耳標榜皆弗逮也先生自亂後益杜門
寡交惟苕上凌子渝安沈子石長及商隱道義切
磋終身無間與人和易故人王邁人旣顯請謁亦
不峻拒惟默坐晤對使自愧而已平居雖盛暑方
巾深衣端拱若泥塑或舟行百里坐不少欬晚年
寫寒風佇立圖自題云行已欲清恆入于濁求道
欲勇恆病於怯噫君之初志豈不曰古之人古之
人老斯至矣其彷彿乎何代之民先生詩非所長
古文得八家神髓然教學者惟以嚴立藩籬深造

堂奧爲則嘗云三代以上折衷於孔孟三代以下
折衷于程朱於朱子綱目文集語類晨夕不釋手
訂其疑而闡其微旁及讀書居業童蒙訓魯齋集
俱爲評本嘗自痛先世厝宮貧不蚤葬燬于盜雖
罪人已得斬首祭墓衾衣猶粗麻卒年六十有四
遺命以衰斂商隱偕諸同人葬先生於艸廬側碑
曰楊園先生之墓配諸孺人長子維恭早世次子
與敬不及娶而歿繼聖文亦歿配姚氏守節歿無
後門人姚璉輯文集及訓子語備忘初學備忘言
行見聞錄近鑑農書共三十餘卷後學范鯤刻之

楊園年譜
海昌因語水流言誤燬天下惜之

古民曰有明一代儒者薛胡爲冠而敬軒乃尊魯齋爲朱子後之一人何所見之隘也惟先生值仁山之厄不僅潔其身砥白雲之節不徒衍其傳純粹如敬軒而窮研洞悉謹飭如敬齋而規模宏遠存養深不涉于澄心省察密不淪於獨體志存西銘而辨嚴兼愛行準中庸而惡深鄉愿障姚江之瀾直窮其窟殺語水之波力防其潰嗚呼如先生者真朱子後之一人已雖然武夷九曲剩水殘山金華私淑猶延其脉今之爲楊園後之四子者何

人嗚呼危哉乾隆十三年秋日後學陳梓拜撰

雷文宗序姚大也輯年譜云余向見寶應朱止泉先生集論當代儒者首推楊園張先生在京師得友人手錄遺書循環讀之益信止泉之言不爽然以未獲盡睹爲舐比眎學浙江加意訪求先生族孫諸生繼棧出家藏本并年譜相示嗚呼先生之書海內流布甚少學者倘得其年譜亦可想見其語默動止皆與道爲體而切景行之思矣屬濮川陳布衣校定而繼棧梓成爰贅數語於簡端後學寧化雷銚敬書

楊園年譜
繼棻跋云家楊園先生集康熙閒海昌蜀山艸堂已
刊十餘種行世顧歷年寢久城門仲魚板燼厄灰
是集之流傳少矣以故江浙藏書家雖不乏鈔本
而四方名公鉅卿宦遊吾浙者欲讀其書想見其
爲人往往不可得庚午年安溪李授侯先生來守
吾郡渴求楊園集棻以家藏舊本獻辛未年寧化
雷翠庭先生視學浙中下車之日卽殷殷致詢遺
集暨公按臨吾郡訪求里居墳墓及子孫族姓甚
悉棻亦以舊本文集并未刻年譜爲獻公謂全集
卷帙繁重未易重刊獨年譜開雕可以猝辦遂捐

金劄劂兼樹碑墓上題曰理學眞儒先後賢曠世
相感豈偶然哉年譜之刻旣竣用以垂世行遠世
之學士大夫雖未及覩先生全集而一覽茲譜亦
可以得其大概矣乾隆癸酉孟春月姪孫繼棻謹
跋

廷梧跋云孟子闢楊墨而孔子之道著韓子闢佛老
而堯舜以來相傳之道賴以表章朱子闢象山而
濂洛之道統以傳自吳臨川謬分象山爲尊德性
紫陽爲道問學明之王陽明遂倡良知之說以晚
年定論誣朱子簧鼓後學風行海內天崇之末甚

至應舉之文必勦竊佛書共詡元妙陽儒陰釋較
象山之害尤烈家楊園先生出奮袖而力辨之使
學者灼知姚江之誤其手批傳習錄尤大彰明較
著也陸清獻公學問醇正爲當代大儒攷其一生
得力尊朱闢王果孰開其先乎閩中雷翠庭先生
曰楊園先生接薛胡之學脉契洛閩之心傳在我
朝實先陸清獻而真知允蹈者也可謂知之深
矣年譜之刻由公鑒定并捐資剞劂音曾伯祖謂
劉伯繩所刊念臺先生年譜文集之外竟可自爲
一書單行天下後世悟於茲譜亦云乾隆十八年

孟春月曾姪孫廷梧謹跋

後學陳梓自跋重輯年譜云先生少工時藝科第操
券可得年十五補弟子員至甲辰年三十五而不
獲登賢書者人以爲偶焉蹭蹬而不知天之所以
玉成先生爲紫陽之後之一人也昔者先生嘗自
歎矣余於己卯壬午論文藝亦可僥倖但當時一
中式則亦爲祝開美矣夫申酉閒之爲祝開美者
豈少哉于斯道之傳何當焉天生子靜於南渡以
黑腰子亂學術則必生朱子以接孔孟之傳天生
陽明于明季以滿街聖人混儒釋則必生楊園以

續程朱之統世非無闢陽明之人或偏於窮理而
流爲入耳出口或偏於力行而徒爲謹小慎微皆
不足以服陽明之心又何以折其辨而撲其焰哉
惟先生知之確行之勇敢舍明存養密精義入神
而篤實光輝故一切鬼蜮之技無所售而晦蝕之
道賴以復旦魏了翁敘朱子年譜曰三才一本道
器一致幽探乎太極無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
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
閭室屋漏之無愧卽以是合之先生又奚忝焉則
信乎朱子之後之一人已然則爲先生之年譜僅

儕之鄉黨自好之士粗拾其行誼梗概使後之仰
泰山北斗者黯淡無色非後學之咎哉第年譜之
作必取材乎日記陸清獻有日記故好生年譜成
于歿後之丁丑不過五年楊園不聞有日記也故
當時至交如凌何沈三先生并不聞有行狀佩葱
幾幾黃勉齋而不永其年卽門人之編次全集者
又不及早訂之而大也一生飢驅遠遊寥寥數語
何足怪哉然猶幸有此影響得據以追溯平昔交
遊問答之書及願學備忘近鑑言行見聞訓門人
語之散見者庶幾摭摭以成斯編則大也之功亦

不容泯矣梓生癸亥距先生易簣已十年弱冠謁
螯菴又失詳問登記至今年七十有二始爲之遺
老凋謝何從而質所疑哉雖然朱子年譜成于門
人李果齋其原本已無可攷行世者祇明李古冲
本近則洪去蕪本而已孰意訂四百餘年之謬誤
者尚有今寶應之王懋竑則自今而後安知無好
學深思之士復砭古民之舛訛而勒爲定本者乎
渺渺九原拭目企之矣乾隆十九年四月晦日識
又重訂年譜有感寄繼棧詩云此任惟三公謂凌何
沈三先
生其次惟嵒瞻一爲道義交默契流水音一爲入

室弟心法所熟諳見知失闡揚末學肩何堪裔孫
辱虔懇故紙搜荒函迢迢八十載僻野誰遺簪况
我半體民垂死髮鬢山鬼潛窺窗篝燈獨呻吟
觸喉滋忌諱投筆紛誅芟罪我或不避迷途標指
南良知証厥賊人譜青超藍庶幾真面目十亡存
二三但恐中道蹶殘稿徒糊龕翻使小儒詬大言
終身慙

又東螯菴門人李元繡詩云楊園元旦詩氣象似
與點姚譜所不載云自碩果選卽張
恭佩其書可假不
一瓿恕我褊碩果九十六吾少曾共飯時侍螯菴

座寬袍白髮短老來餘典刑忽忽今在眼螿菴絕
高足惟君堪接軫遺編富鈔錄慨許助修纂秉燭
夜呼兒塵緣謝門撻

又與謝雪漁書云館故山時曾奉蕉雨楊園先生
全集鈔本中有許魯齋二論朋友之交論假道學
說處館說周民東亡說喪祭雜說後愛蓮說玩器
喻鄙叟說諸篇海昌本中所無蓋當時說論本各
一卷蜀山病革不及刻耳弟今年重訂年譜煩命
諸生錄寄雖不及詳載其文而篇名不可遺卽所
作之年月亦不容漏天中左右懸候玉音臨池翹

跋

又跋言行見聞錄云此書吾友莘臯鐫于康熙庚
寅年藏於家祠之永思樓故海昌全集燬板時獨
免於難至雍正甲寅童不戒於火永思災斯錄亦
爲灰燼并予所寄楊園手書與朱靜因簡彷彿宣
示又紫雲冰雪中玉友偕故人遠來尺牘筆筆聖
教大可惜也今海內楊園有板之書惟幽湖德蘊
堂大名崔氏本訓子語初學備忘二種而已噫先
生一生坎坷幸有後學梓其遺編而祝融屢厄之
然則棗梨之壽夭亦有命耶莘臯沒于甲戌四月

十有八日梓聞訃爲之慟書此志慨

又跋訓子語云兩閒至痛事莫如無後之人讀無後之人之訓子書而其人又爲紫陽後之一人嗚呼悲哉此天地鬼神當爲飲血者也楊園云罰莫重於斬祀當先生作此語時豈自知其不再傳而絕乎以常理論之此書爲萬世子孫訓可也乃至重之罰加之盛德之詣彼蒼果何心哉則今日之痛尤莫甚於無後之人讀不自知其無後之人之書天地乎鬼神乎有知乎無知乎壬申十一月廿三日揮涕書

憶癸酉仲夏謁一齋陳先生於硤川攸芋堂語及

楊園遺事

楊

以年譜爲問陳先生曰其姪孫繼棧

近將姚本付棗惜未盡善蓋當代大儒一言一行莫非斯道所攸繫年譜之作良不易易也逮陳先生取大也原本及楊園全集與凡生平聞見之足證者覩縷詳悉以成是編然後楊園之懿德醇詣實爲紫陽後之一人讀其譜可信斯言之不誣矣獨是孔孟程朱相傳之道統得楊園而復續今之真知實踐肆力楊園之學者茫茫宇內舍先生而誰哉乾隆己卯仲春月下澣後學武原徐棖謹識

乾隆十八年汀州雷翠庭先生視學浙江以姚大也所輯張楊園先生年譜命濮川陳古民補其缺漏鐫版流傳顧未及百年舊本鮮有存者乍浦錢海香嘗手錄是譜珍而藏之予友宋小茗司鐸桐鄉既佐邑宰黎公爲先生立碑修墓復建祠于學宮之偏歲時修祭表章正學可爲不遺餘力矣聞海香藏有年譜屬予借錄以歸將重刻行世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今溯楊園先生百有餘載流風遺韻日就湮沒得此書流布士林俾學者生其高山景行之慕是卽老成典型也道光二年仲

秋之吉吳興徐熊飛跋

重訂楊園先生年譜跋

楊園先生年譜舊有姚大也本乾隆癸酉學使雷公刻以行世後陳古銘重輯是編其文視姚本加詳而紀事繫年尚多舛漏海昌錢廣伯嘗校正數處未盡也辛卯冬予取先生文集及手定書參互考證以訂陳氏之誤稿未及半而嗽疾大作乃以屬予友顧訪溪續成之訪溪詳細校閱爲補正其舛漏者凡若干條書旣成錄而藏之異日付梓以廣其傳使覽者有以考先生言行之詳而興起于學焉其亦陳氏之意也夫道光癸巳仲春平湖後

學方垌謹跋

楊園先生年譜四卷附錄一卷陳氏梓因舊譜而訂定也譜始輯於姚氏夏陳氏所訂視舊爲賅備而詳略猶有失宜者辛卯冬予友方垌子春重爲訂正旣而嗽疾甚劇乃屬廣譽續爲之廣譽因取先生文集暨手定之書參互比較爲補正若干條于是先生之嘉言懿行始得考其詳焉嗚呼自姚江倡良知之說天下才知之士靡然從風而朱子之學幾於中絕先生出山陰之門獨力闢良知粹然一歸于正然則繼薛胡之後而開清獻之先使

重訂楊園先生年譜跋

楊園先生年譜四卷附錄一卷陳氏梓因舊譜而訂定也譜始輯於姚氏夏陳氏所訂視舊爲賅備而詳略猶有失宜者辛卯冬予友方垌子春重爲訂正旣而嗽疾甚劇乃屬廣譽續爲之廣譽因取先生文集暨手定之書參互比較爲補正若干條于是先生之嘉言懿行始得考其詳焉嗚呼自姚江倡良知之說天下才知之士靡然從風而朱子之學幾於中絕先生出山陰之門獨力闢良知粹然一歸于正然則繼薛胡之後而開清獻之先使

朱子遺緒絕而復續者非先生力歟統計先生爲學大要凡有再變蓋發憤求道之功至己卯而倍篤願學記所以作也迨癸巳因裒仲一言規誨王學之辨愈嚴自是更無絲毫出入者深造詣極稱爲朱子後之一人不誣也夫先生之道旣爲後學所宗仰而陳氏之爲是編用心尤勤誠不可不傳於世則夫訂訛補闕以待後之人之有所考信焉固陳氏之志也校錄旣畢爰書數語於後以識嚮往云後學平湖顧廣譽謹識

楊園先生年譜錄弄篋衍有年矣錢甥廷翰爲余言其師方君子春有校定善本方君服膺先生之言者也索而讀之芟繁訂誤考正詳明君與其友顧君訪溪實共成之洵姚氏陳氏之功臣也余并增附二徐君跋語開雕以廣其傳方今碩儒輩出有讀是編而興起者先生之書行且大顯於世卽方顧二君訂正之功尤不可沒也道光甲午季秋後學沈維鐫謹識於太平使署

刊板旣成遽聞子春以七月初嶮血疾作歿於武林時甫奉銓錢塘訓導赴大府考驗也嗟乎以君信道

之篤檢身之嚴進未有艾庶幾克紹 先生之絕學
者何竟天天年耶覆校是編為之隕涕甲午十月下
澣維鐫再識

五之良食不世與出散張甲午十月下
而與多然 夫字之香外且又與成山而八
分其與之與與以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志氣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各以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其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其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與

